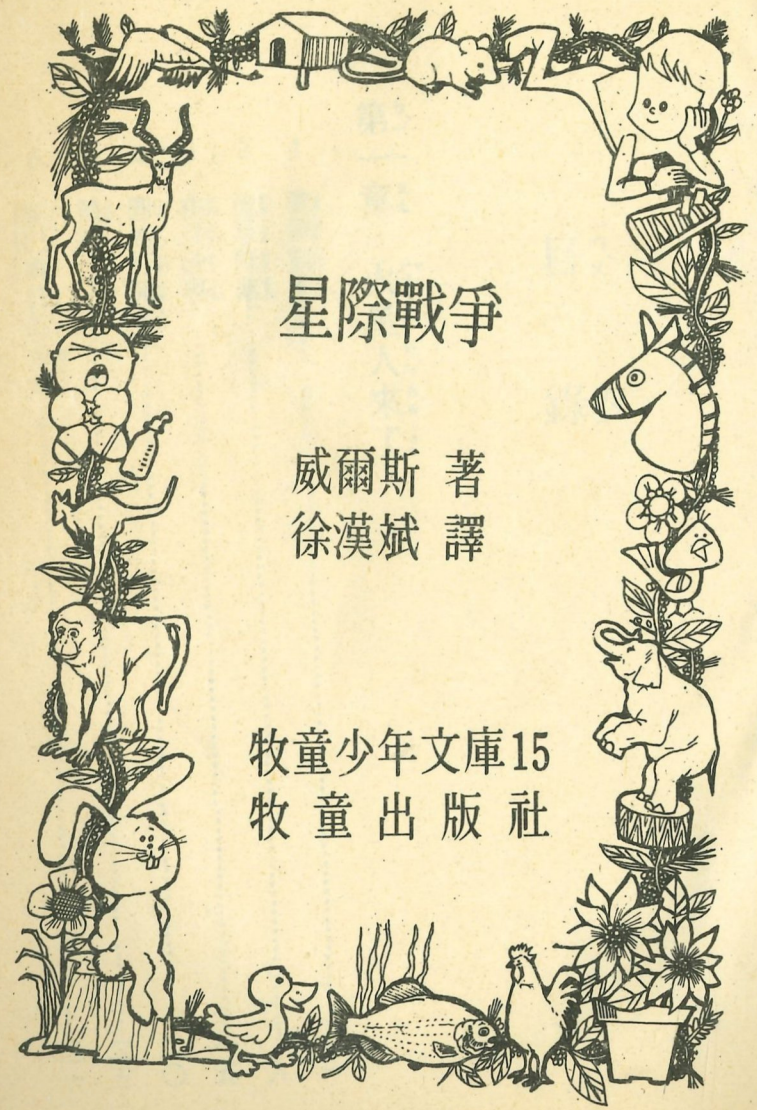
科幻故事

星際戰爭

牧童少年
牧童出

威爾斯 著
徐漢斌 譯



星際戰爭

威爾斯 著
徐漢斌 譯

牧童少年文庫15
牧童出版社

超藝綜合設計中心
設計／游呈欣

目錄

第一章　火星人來了

1　戰爭前夕……一
2　流星降落……九
3　在採砂場……一五
4　圓筒打開了……二〇
5　熱線……二五
6　契巴姆街的全滅……三一

7 掙扎到家……三四
8 星期五晚上……三八
9 戰鬥開始……四一
10 暴風雨中……四九
11 窗邊……五六
12 繼續破壞……六三
13 遇見牧師……七六
14 在倫敦……八二
15 黑色的毒氣……九二
16 逃出倫敦……九九
17 水雷艇的活躍……一〇五

第二章　火星人的統治

1 在火星人的脚下……一一五
2 從崩潰的房屋向外窺視……一二五
3 被囚的日子……一三四
4 牧師之死……一四二
5 靜寂……一四九
6 五天裡發生的事……一五三
7 帕特尼山崗上的男人……一五八
8 死城倫敦……一八一
9 被蹂躪的土地……一八九
10 收場白……一九六

附錄一　作者威爾斯年譜……二〇二
附錄二　科學幻想小說之父……二〇五

第一章　火星人來了

1　戰爭前夕

大概沒有人會相信下面所說的。那就是在十九世紀末葉，人類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正受到比人類智慧更進步的生物的密切注視。那種生物就像人類觀察顯微鏡下一滴水中越生越多的生物一般，它們正從遙遠的地方觀察和研究人類的生活。

儘管如此，人類還是從事於微小的問題，在地球上徘徊着，以爲自己在支配着世界。所以人類沒有想到在這宇宙中比地球更古老的天體會使地球遭遇危險。即使人類想過地球以外的天體的事，却定下結論認爲那兒沒有什麼生物。

地球人最多只想像到火星上或許有像人類這樣的生物，而那種生物不如人類，只要人類派一個使節團去，他們就會欣然歡迎。

但是，就像人類的智慧比動物優秀一般，在那火星上有比人類智慧更高、更殘酷的生物正以覬覦的眼光注視着這地球，毫不鬆懈地進行着攻擊人類的計劃。

因此，在二十世紀初葉，地球上發生了非常重大的災難。

火星和地球同樣是太陽的行星，環繞着太陽運行，距離太陽約二億三千萬公里，比地球遠一倍半。

所以，火星從太陽所受到的光和熱大約只有地球從太陽受到的光和熱的一半。

所以，火星的冷却凝固以及生物的發生比地球早得多是不會錯的。而火星的體積不到地球的七分之一，所以火星的冷却一定更快。

火星上有空氣和水，生物生存所需要的東西一一應俱全。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想像：火星上的生物具有比地球人更久的歷史，所以也就比地球人更進步。

火星逐漸冷却，在火星的赤道上，正午的溫度比英國深冬的溫度低。

火星的空氣比地球的大氣薄得多，火星的海只覆蓋着火星表面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在火星上，生物已經開始難以繼續住下去。地球要陷入這種狀態則還是遙遠的將來的事，但是對火星上的生物而言，這種狀態已經迫在眉睫。

火星上的生物如果不早些移住到別的容易住的星球上，就會死絕。

火星上的居民陷入了這樣艱苦的立場，所以智力變得更銳利，心腸也越來越殘忍。

於是火星上的居民使用我們想像不到的工具和智力觀測廣大的宇宙，發現了比火星更靠內側約五千五百萬公里，比火星溫暖，並且適合移住的另一個行星。

這個行星就是我們的地球。這兒被綠色的植物和灰色的水覆蓋着，大氣中飄着灰色的雲，給他們一種非常豐富的感覺。陸地上有成群而居的生物，海洋中擁擠着許多船舶。

我們人類認爲猴子和狐猴是和我們不同的低級生物，同樣地，火星人一定也想像著住在這地球上的人類，是和他們不同的低級生物。

因此，火星人就計劃征服我們這低級的生物，移住地球。事實上，對火星人來說，爲了避免逐漸迫近的毀滅，除了準備攻擊這個在太陽系內側的行星外，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我們人類對火星人的這種作法沒有責備的權力。爲什麼？因爲人類不僅將野牛等動物殘酷地狩獵、滅絕，甚至將同爲人類的落後部族也給予同樣的待遇。

火星人似乎將攻擊地球的計劃，做了令人震驚的正確計算。顯然，火星人的數學知識，遠比我們人類的數學知識高。假如我們的觀測機器更好，則在十九世紀的較早時期，就能知道火星人的攻擊已經迫近。

開場白說得太長了，火星人實行攻擊是六年前的事。

從地球上看，火星接近太陽的正對面位置時，天文學家拉貝爾觀測到火星表面白熱氣體的大爆炸，他將這個驚人的情報，用電報轉告天文情報交換所。

這個現象的發生，是在靠近午夜的時候。拉貝爾立刻用分光儀分析的結果，知道了主要是氫所構成的白熱氣體的氣團以驚人的速度向地球突進而來。

這個噴出來的火團，到了十二時十五分左右就看不見了。

關於這個，拉貝爾報告說：「像燃燒着的氣體由大砲迸射出來似地。」有一個很大的火團突然開始由火星噴出來。

後來才知道：拉貝爾驚人的這句話說對了。

但是，第二天的報紙沒有刋登關於這個事件的任何消息。所以世間的人一點都不知道人類已經面臨從未經驗過的危險。

關於這次火星上的氣體爆炸，我最初也沒有聽說。

我是一個哲學家，住在距離倫敦西南三十公里，叫做美貝莉的一個村子。這天我在鄰近的歐太緒村遇到一位朋友——有名的天文學家奧格爾比。

奧格爾比對於火星上氣體爆炸的消息很激動。他告訴了我這件事之後，說道：

「今晚和我一齊觀測火星怎麼樣？」

我接受了這個邀請，那晚的觀測，我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觀測所漆黑而靜寂。房間的角落裡一個蓋了灯罩的煤油灯向地板上投射着暗淡的光，安裝在望遠鏡上的時鐘毫不鬆懈地刻着時間，鑲嵌着星星的夜空透過開在屋頂的長方形縫隙窺視着房間裡面。

奧格爾比走來走去。我看不到他，只聽見他的脚步聲。

我從望遠鏡望去，看到在深藍色的圓形的視野中浮着一個小小的圓形的行星。這個行星非常小，很明亮，表面上有淡淡的橫紋，比完全的球體稍微扁一點。

火星似乎在微微震動。其實是爲了將隨時間移動的火星捕捉在望遠鏡的視野之中，而裝置的時鐘使望遠鏡震動。

火星周圍被無法計算的黑暗空間包圍着。在寒冷的冬夜，鑲嵌着星星的天空看起來很深，是誰都知道的。但是在望遠鏡裡面却令人覺得更深。

火星人瞄準着我們送來的東西，橫過遙遠的空間，以每分鐘幾千公里的高速度，漸漸接近過來。那東西正要給地球帶來許多痛苦和災禍。

當時，我觀測着火星，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地球上也沒有任何人想像到這個飛彈會發射得那麼準確。

那天晚上，火星人又發生了另一次氣體爆炸。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恰巧是精密時鐘敲打十二時的時候，火星的邊緣上閃耀了近似紅色的光，其中極小部份往外飛出。這件事我告訴了奧格爾比之後，他立刻代替我看望遠鏡。

我因爲口渴，所以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放有水壺的餐桌。

那時，奧格爾比喊叫道：

「白熱氣體的氣團向地球飛過來。」

這是另一個飛彈由火星向地球發射，距離第一個飛彈的發射約二十四小時。

奧格爾比觀測到一時才停止，我們走路回到他家。放眼望著黑暗中的歐太緒村，幾百名村民正和平地安睡着。

那晚，奧格爾比述說了關於火星狀態的種種想像。

「有人說火星上有生物，向我們發出信号，這是胡說八道。依我想，現在火星上或是下着如雨點般的殞石，或是發生了火山的大爆發。火星上有類似人類的生物的可能性

不到百萬分之一。」

但是，那晚，次晚，有幾百個觀測者看到每晚有一次氣體爆炸，這種事繼續了十天。後來才知道這是火星人在發射飛彈。但是第十天之後，停止發射的原因，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想加以說明。

或許是發射時產生的氣體對火星人有了妨碍。因爲在地球上，即使使用强力的望遠鏡，也只能看到搖動的灰色小污點，但是這小污點是充滿煙或灰塵的雲，在火星的澄澈大氣中擴張，使我們熟悉的形狀模糊不清。

終於報紙也注意到這個異常的事件，競相刋載關於火星上的火山的一般性消息。這個消息甚至被使用於政治漫畫上。

就這樣，在世人完全不知道的時候，火星人發射的飛彈以每秒數公里的速度橫過太空，一小時一小時，然後一天一天地向着我們的地球接近。

2 流星降落

不久，落下了第一個流星。破曉時分，一道光在倫敦西南一百公里左右的溫徹斯特鎭的上空向東飛去。

幾百個人看見它，但是認爲這是普通的流星。有的人說那「流星」拖着近似綠色的光的尾巴飛過，那尾巴閃耀了幾秒鐘。

那時候，我在美貝莉自己家的書房寫着東西。窗口向着溫徹斯特的北方，百葉窗開着，但是我沒有看到那「流星」。

看到「流星」的人之中有的說那「流星」飛過時發出聲音，但是我也沒有聽到那聲音。

看到「流星」落下的人只是輕率地認爲「隕石又落了！」沒有一個人在當夜出去尋

找那「隕石」。

但是，奧格爾比看到「流星」，判斷那「流星」落在荷塞爾、歐太緒、屋金三個村交界的共用地上。他爲了去尋找，一大早就起來。

果然，在距離採砂場不遠的地方發現了它。它把地面撞出了一個大得驚人的洞，沙礫飛散到石南叢生的荒野的四面八方，從兩公里遠的地方可以看到有隆起物。東邊的石南荒野着火了，淡藍色的烟升上拂曉的天空。

落下的東西大部份陷入沙裡。周圍散佈着被撞碎的樅樹的碎片。

那個東西露在地面上的部份是個很大的圓筒，黏附着像鱗似的、很厚的、深褐色的殼，所以形狀模糊不清。圓筒的直徑有三十公尺。

奧格爾比走近那物體，首先對它的大很是吃驚，但是看到它的形狀，更被嚇破了胆。爲什麼？因爲普通的隕石大都是完全的形狀，但是那個東西的形狀却完全不同。

那個東西從空中高速飛來，所以由於空氣的摩擦而呈高熱狀態，人不能靠得太近。圓筒裡面有東西在動的聲音。奧格爾比以爲圓筒表面的冷却不平均，所以會發生這種聲音。那時萬沒想到圓筒裡面是空的。

奧格爾比站在那個東西撞成的洞穴的邊緣，覺得那不尋常的形狀和顏色很奇異。他模糊地感到那個東西到達地球或許有什麼原因。

大清早，那塊共用地很靜寂，太陽剛剛從威橋村的松林昇起，但是周遭已經很暖和。聽不到鳥聲，一點風都沒有。說到聲音，只有被灰燼覆蓋着的圓筒裡面傳出微弱的，什麼東西在動的聲音。在共用地的只有奧格爾比一個人。

這時，奧格爾比突然吃驚。覆蓋着隕石的灰色灰燼，在圓筒的圓形頂端崩潰下來，碎成很細，紛紛散落在沙上。

突然又有很大的碎片發出尖銳的聲音掉下來。奧格爾比嚇得心臟都快要跳出來。

那一瞬間的奧格爾比嚇得目瞪口呆，不久恢復清醒。他想將那個物體看個仔細，不管那高熱，爬下了洞穴。

只從圓筒頂端掉下灰燼，他覺得不解。他想這或許是物體冷却所有的現象。

不久，他注意到圓筒的圓形頂端極緩慢地旋轉着，那是眼睛看不清的緩慢旋轉。五

分鐘之前在圓形這邊的黑色汚點現在已經到了另一邊，才使他知道那個東西在旋轉。

到了那時，他還是不知道這旋轉意味着什麼，一會兒之後，聽到遲鈍的輾軋聲，黑色的汚點跳出兩三公分。

奧格爾比突然猜測到這個圓筒是人造的——裡面是空的——附有用螺絲開關的蓋子。在圓筒中，有人想轉開蓋子。

奧格爾比大聲喊道：

「不得了，這裡面有人，快要燒死了，想逃出來。」

他突然想像這個物體和火星上的氣體爆炸或許有關係。

他一想到有生物被關在圓筒裡面，就靜不住了，忘記了圓筒的熱度，靠近去，想要幫忙旋轉螺絲。

但是圓筒發出來的熱度太高了，他不覺後退了。不然的話，他的手或許已經被燒得通紅的金屬燙傷了。

他迷惑地竚立了一會兒，忽然旋轉身，爬出洞穴，向屋金村瘋狂地奔跑。

時間是六點左右。他在路上遇到馬車，把剛才看到的事說給車夫聽。但是說的事太離奇，奧格爾比又一身零亂，所以車夫不理他。

奧格爾比來到荷塞爾橋，橋邊的小酒館的伙計正在開門，奧格爾比把那件事告訴伙計，也是不得要領。

伙計以爲奧格爾比是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瘋子，想把奧格爾比關在小酒館裡面。

這個使奧格爾比恢復了鎭靜。他看到在倫敦當記者的亨達森在院子裡，他就隔着籬笆喊道：

「亨達森，有沒有看到昨晚的流星？」

「看到了，怎麼樣？」

「那個東西落在荷塞爾的共用地了。」

「那是隕石？那可眞有趣。」

「不，那不是普通的隕石。圓筒形——是人造的圓筒形，並且裡面有東西。」

亨達森拿着圓鍬站起來。

「你說什麼？」

亨達森一隻耳朵重聽。

奧格爾比將自己看到的一五一十說出來。不到一分鐘，亨達森就知道了奧格爾比所說的意思，於是，丟開圓鍬，抓起上衣，跑上馬路。

兩個人一下子就跑到了共用地。圓筒還是橫臥在原來的位置，但是裡面的聲音已經靜止，在圓筒的蓋和胴體之間出現了閃閃發光金屬的小圈子。

蓋子的旁邊有空氣進去或出來的聲音。

兩個人一面注意傾聽，一面用拐杖敲打魚鱗似的灰燼，但是沒有回答。

「裡面的人不是昏迷了，就是死了。」

兩個人沒有一點辦法，大聲鼓勵裡面的人加油之後，爲了找人幫忙再度跑回村子。

兩個人全身沾滿泥沙，一身零亂，興奮地順着被朝陽照射着的小路奔跑。那時商店正在開門，住宅寢室正在開窗的時候。

亨達森很快地跑進車站，用電報將這個消息傳送到倫敦。這個時候，報紙上正在刊載有關火星的報導，所以讀者有接受這個消息的心理準備。

「有人從火星來，但是死了。」

這樣的傳說立刻不脛而走。到了八點鐘，大批的少年和失業者爲了參觀而向共用地湧去。

我在八點四十五分出去拿報紙時，報童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

當然，我的好奇心變得很强，所以立刻走出家，走過歐太緒橋，往採砂場趕路。

3 採砂場

我到了採砂場時，已經大約有二十個人聚集在圓筒橫躺着大洞穴的周圍。

那周圍的草和砂礫好像是由於火葯的爆炸變黑了。

我沒有看到亨達森和奧格爾比。他們大概因爲暫時做不了什麼回去吃飯了。

有四五個少年坐在洞穴的周圍，擺動着脚，向偌大的圓筒投石嬉戲，我阻止了他們。參觀的人有這附近的花匠，抱着嬰孩的少女，肉店的伙計、流浪者、高爾夫球的球僮。沒有人說話。

那個時候，一般英國人連天文學的簡單知識都還沒有。

大多數人默默地注視着圓筒的很大的圓桌似的頂端。這些人以爲有焦黑的屍體重疊着才跑來的，因爲只看到很大的金屬塊靜靜地躺在那兒，大概很失望。

我在那兒的時候，有幾個人離開了，又有別的人來。

我爬下洞穴裡面，感覺到脚下有微微搖動的聲音。圓筒的蓋子已經完全停止了旋轉。乍一看來，好像是翻過來的馬車或被風吹倒的樹。又好像是瓦斯槽一半埋在地下。覆蓋着圓筒的灰色灰燼似乎不是普通的氧化物，在圓筒和蓋子之間的縫隙發亮的黃白色金屬的顏色是不尋常的，但是沒有相當的科學知識是不會懂這些的。

雖然告訴他們這是地球外的物質，但是大多數參觀者一點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時，我已經清楚地知道這個圓筒是從火星來的，但是不認爲裡面會有生物。我以爲蓋子的旋轉是一種自動裝置。

奧格爾比主張火星上沒有類似人類的生物，但是我的主張是相反的。

我動腦筋想像着各種情形。這個圓筒裡面或許有信件，但是大概很難翻譯。或許也有貨幣或模型之類的東西。

但是這樣的想像似乎不太確實，因爲圓筒太大了些，我瞪着眼睛，很想看圓筒被打開來。

到了十一點鐘左右，似乎不會發生什麼，所以我走路回到在美貝莉的家。但是我無法定下心來研究哲學。

下午，我又跑到採砂場。那兒的情形改變了很多。因爲晚報刊出了左列的大標題，使倫敦市民大吃一驚。

火星的通信到達
屋金村的可怕事件

再加上奧格爾比向天文情報交換所發出了電報的緣故，全英國的觀測所都活躍起來了。

採砂場旁邊的道路上停着七八輛馬車，此外，從附近的村子走路來的人似乎也很多，所以聚集了相當大群的人。

天氣熱得像火烤，天空上沒有一片雲，地上沒有一點風。

着火燃燒着的石南已經被熄滅。但是北邊向歐太緒村延伸的平地，目光所及處都是焦黑，還有幾縷烟嬝嬝上昇。

在西邊契巴姆路的糕餅店老闆很會做生意，將綠色的蘋果和薑啤酒裝滿手推車，叫他兒子推到這兒來賣。

我走近洞穴去看，裡面已經有六七個男人下去了。

除了新聞記者亨達森、天文學家奧格爾比、和天文學家斯坦特三人之外，還有三四個工人正在揮動圓鍬和十字鎬。

斯坦特正在用尖銳的聲音乾脆俐落地指揮着工人。看他站在圓筒上，圓筒的熱度大概冷了許多了。儘管如此，斯坦特還是滿臉通紅，流着汗。

圓筒已經被挖出了許多，但下部還是埋在土中。

奧格爾比在洞穴邊緣衆多參觀的人群中發現了我，對我說：

「下來吧！」

我下去後，奧格爾比說：

「你能不能去一趟這塊土地的所有人希爾頓卿的家？參觀的人越來越多，妨碍到圓筒的挖掘工作，尤其是小孩們妨碍最大。我想做一個簡單的柵，使參觀的人不能靠近。圓筒裡面還時常有輕微搖動的聲音。工人們想要扭轉圓筒的蓋子，但是沒有抓手的地方。

圓筒似乎非常厚，所以那個東西的聲音由外面聽來很小，可是裡面或許鬧得很厲害。」

我欣然接受了奧格爾比的囑託，跑到希爾頓卿的公館。但是希爾頓卿已經到倫敦去了，預定坐屋塔爾站六時發的火車回來。

那個時候大約是五點十五分，我回家喝茶後到車站去接希爾頓卿。

4 圓筒打開了

我接到希爾頓卿之後又回到共用地，那時太陽已經開始下山了。洞穴周圍的參觀者更多了，大概有兩百多人。他們發出了許多喊叫聲，好像有什麼爭執。

我不由地心驚肉跳，走近去時，聽到斯坦特說：

「退後！退後！」

一個少年跑到我這邊來，一面從我身邊跑過去，一邊說：

「開始動了，蓋子旋轉，快打開了，我怕，我要回家。」

我穿進人群，兩三百人在互相推擠。

有人怒喝道：

「那個傢伙掉進洞穴了。」

好幾個人喊道：

「退後！退後！」

我用手肘擠開人群向前走去。好像每個人都很興奮。洞穴裡傳出奇怪的嗡嗡聲。

奧格爾比喊道：

「叫這些笨蛋退後，圓筒裡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哪！」

洞穴裡面有一個好像是店員的青年站在圓筒上，想爬出來。他是被人群擠下去的。圓筒的蓋子正由裡面旋轉開。閃閃發光的部份螺絲已經突出約六十公分。不知道誰撞到我，我險些被撞到圓筒的蓋子上去。

我回頭的時候，螺絲好像解開了，圓筒的蓋子發出很大的聲音掉在砂礫上。

我用手肘推回身後的人，再回頭看圓筒。

我一時間看到圓筒內側漆黑，因爲我面對着夕陽。

大家一定都預想類似人類的生物會從圓筒裡出現，至少我是這麼猜想。

但是我凝目看去，不久看到黑暗中有什麼蠕動。那是灰色的，重疊着像波浪似地彎曲曲地動着，有兩個像是眼睛的東西在發光。

然後，像枴杖那麼粗的、灰色的、像蛇的東西從中央纏在一起的一團東西鬆開，蜿蜒地向空中伸出來，另一支跟着伸出。

我突然覺得脊樑發冷，我身後的一個女人發出驚叫聲。我側着身，還是注視着圓筒。從圓筒裡又伸出了好幾支觸手。我開始將人們往後推，從洞穴的旁邊退後。

周遭的人們的臉色由驚訝變成恐懼，從四面八方發出驚叫聲。人們一齊往後退。剛才那個店員還在洞穴邊緣掙扎，只剩了我一個人留下來。洞穴那邊的人們也在逃走，斯坦特也是其中一個。

我再度回頭看圓筒，我不由得非常恐懼，瞪着眼睛像石頭一般站住了。

像熊那麼大的、灰色的一團東西慢吞吞地、很辛苦地從圓筒裡爬上來，爬出圓筒口時，受到光，就像沾濕了的皮革似地發出微弱的光。

兩個很大的黑色眼睛盯着我看。

那個東西有圓形的像臉的東西，眼睛下面有嘴巴，嘴巴邊緣顫抖着、喘着、流着口水。

它的身體像抽筋似地波動，細長的觸手一隻抓住圓筒口，一隻在空中搖動。

沒有看過活生生的火星人的人，不會知道它那身形的恐怖。

它的嘴巴是很可怕的V字形，上唇突出，沒有眉毛；楔形的下唇下面沒有下顎。那嘴巴不斷地顫抖。

觸手像捲着的蛇。肺在這不同的大氣中激烈地喘着。因爲地球的引力比火星的引力大，所以它的動作非常遲頓，非常辛苦。

其中最可怕的是那大眼睛的奇怪的光，使人看了噁心。

好像塗了油似地發光的，褐色的皮膚有點像蘑菇，不靈活的，遲鈍的動作非常令人討厭。

我只是頭一次看了一下火星大，就怕得不得了。

那怪物突然不見了。原來它是越過圓筒的邊緣翻落洞穴了。它掉落的聲音就像一大團皮革掉下的聲音。

怪物發出奇怪的、遲鈍的聲音，跟着另一個怪物出現在黑暗的圓筒口。

我本來怕得身體僵硬，但是這一下僵硬消失了。我飛快轉身，向着約一百公尺外草木繁茂的地方，瘋狂地奔跑。但是我一邊跑，一邊回頭，跌跌撞撞地奔跑，因爲我的眼光沒有離開那怪物。

我在一個草木繁茂的地方喘着氣站住，等着看又將發生什麼事。

採砂場的周圍散佈着許多人，那些人和我一樣帶着害怕和好奇交織的心情盯視着怪物，但是看到的只是隆起到怪物所在的洞穴邊緣的砂礫堆。

不久，我們發覺在洞穴邊緣有一個圓而黑的東西一下子露出來，一下子縮回去。原來那是想從洞穴爬出來的那個店員的頭。

店員露出到肩膀，再露出到膝蓋，但是好像又滑落了，只露出頭。我們突然看不見他的頭時，聽到一聲微弱的驚叫聲。

我一瞬間想回去救他，但是被恐怖阻止了。

於是，我們再也看不到他，他被圓筒落下所造成的洞穴和砂堆隱埋了。

參觀的人減少了，但是還有一百人以上，大家排成很大的、不規則的圓圈，躲在水溝裡或樹叢後面，只有偶而發出喊叫聲，靜靜地盯着砂堆。

載薑啤酒的手推車被丟棄，襯着黃昏的紅色天空，浮出黑色的車身。

採砂場上，排列着被棄置的幾輛馬車。馬或是吃口袋裡的糧食，或是用馬蹄搔地面。

5 熱線

我看到火星人從圓筒出來的時候，突然好像被什麼纏住，不能動。我竚立在長可沒膝的石南叢裡，盯視着火星人躲藏的砂堆。恐懼和好奇在我心裡激烈交戰。

我雖然沒有勇氣回到洞穴那邊去，但是想偷看洞穴裡面的希望却很强烈。

因此，我繞了一大段路，躲在蔭蔽處，注視着火星人躲藏的砂堆，開始前進。三條像章魚的脚似的、細而柔軟的黑色東西只那麼一次出現在黃昏的天空中，又立即縮回去。

之後，尖端帶着圓盤的、旋轉着的細長棍棒伸出一節來。那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參觀的人大部份分成兩群，各自聚在一起。一群在南邊的屋金村方向，一群在西邊的契巴姆村方向，都擺着架勢。

的確，大家都和我一樣，帶着恐懼和好奇交織的心情。

我的附近只有極少的人。我走近一個男人，他是附近的住民，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喊他，但是他只是心不在焉地重覆着說：

「多麼難看的生物！唉呀！多麼難看的生物！」

因此，我離開那個男人的身旁，爲了看得更清楚一點，走到較高約一公尺的地方。太陽已經西沉，就要天黑了。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變化。

在我左手方的，聚集在屋金村方向的人漸漸增加，從那兒傳來微小的嘈雜聲。契巴姆村方向的人逃散了。

洞穴附近感覺不出任何動靜。

人們因此有了勇氣。屋金村方向來了新的參觀者也是因爲受到這個激勵。

隨着天黑，散佈在採砂場的人開始移動。許多兩三個人一群的人影以洞穴爲中心排成新月形，前進後站住，站住後前進。我也一個人接近了洞穴。

然後，我看到好幾個車夫大胆地走進採砂場，發出了馬蹄聲和車輪的轆轤聲。有一個青年推着載着蘋果的手推車而去。跟着，我發覺在距洞穴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有一群人前進過來。領先的人揮着白旗。

這是個使節團。大家急忙商量好，認爲火星人樣子雖然令人討厭，却是智慧很進步的生物，所以一面發出信號，一面接近前去，決定讓它們知道我們也是智慧很進步的生物。

使節團先向右邊，然後向左邊搖着白旗。因爲很遠，使節團裡面有些什麼人我看不

出來，後來才知道奧格爾比、斯坦特和亨達森三人也參加在裡面。

隨着這小小使節團的前進，圍成圈子的人們也一點一點前進。

這時，隨着突然的閃光，從洞穴裡面吹出三道綠色的烟，相繼昇上天空。這些烟還不如說是火焰，非常明亮，昇上天空後就消失，於是附近的天空和地面變得更暗。同時傳來微弱的聲音。

在洞穴那邊，舉着白旗的人們看到這情景站住了。當綠色的煙上昇時，人們的臉被照成青白色，綠色的烟消失後，人們的臉又變成暗黑。

那微弱的聲音漸漸變成很大的聲音，不久變成吼叫的聲音，這時，像海帶的東西從洞穴裡慢慢出來，有一道光迸射出來。

跟着，從散佈在周圍的人們之中接連閃耀出令人目眩的火焰。好像是眼睛看不見的東西被放射出來，碰到人們，就把人們燒成白色的火焰。一個一個人叫了一聲「啊！」就變成火。

那些人本身燃燒發出的光使我們看見他們東倒西歪地倒下去。其他的人轉身而逃。

我雖然竚立着注視，但是因爲有一段距離，沒有立卽知道那少數人是相繼死去的。我只覺得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

令人目眩的光不出聲音的一閃，人就倒下，不動。那看不見的熱線通過人們的頭上後，松樹就燃燒起來，其他的乾燥樹叢忽地變成一團火。在對面更遠的山丘上，樹木、籬笆和木造房屋燃燒起來，火勢蔓延。

這個死火，看不見的熱劍，碰到的人立刻被麻俐而確實地砍倒。附近的草木叢燃燒起來了。熱線對準了我，我怕得不能動，聽到採砂場那邊噼噼啪啪燃燒起來的聲音。

突然聽到馬的悲鳴，又突然靜下來。眼睛看不見的、可怕的熱線好像穿過了我和火星人之間的石南叢。黑暗的地面沿着採砂場邊緣的曲線噴出煙來，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

在我左手方，從屋金車站來的道路進入共用地的地方，不知道什麼東西嘩啦嘩啦地倒下來。隨着聲音停止了，像黑色圓屋頂的東西慢慢地沈入洞穴裡面，不見了。

以上所說的是一瞬間發生的事。在這段時間內，我受驚之餘，不能動，被光照得目眩，靜默地站着。

死亡熱線如果描繪一個完全的圓周，將附近橫砍的話，我大概已經在驚嚇中被殺了吧。那熱線從我旁邊過去了，所以我檢回了一條命。我的周圍突然變成黑暗而怕人。

火星人的機器除了在很細的柱子頂有鏡子不斷轉動之外，什麼都看不見了。各處的草叢和樹木還在燃燒冒烟。屋金車站那邊的許多房子也在靜靜的夕空中冒着火焰。

我發覺我單獨留在這黑暗的共用地，沒有任何一個東西保護我。我突然覺得有什麼東西要落在我身上，突然害怕起來。

我好容易轉身，在石南叢生的原野上跌跌撞撞地奔跑起來。我非常害怕，不僅怕火星人，也怕自己周圍靜寂下來的一片黑夜。

我變成了一個窩囊廢，一邊像個小孩似地啜泣，一邊奔跑。我轉過身之後，再也沒有回頭的勇氣。

我想會不會在我認爲可以放心的這時候，那死亡像光一樣突然來襲，把我打躺下來。

6 契巴姆街的全滅

火星人能那樣快速而不發出聲音地殺死人類的原因，到現在對我們還是個謎。根據多數人的說法，火星人在幾乎完全絕緣的小盒子裡，不知用什麼方法產生強烈的熱。

這種強烈的熱能，用某種曲面鏡對任何目標投射平行的熱束。曲面鏡是怎樣的裝置我們不知道，大概和灯架的曲面鏡投射平行的光束是同樣的原理。

但是沒有人能清楚而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不管怎樣，這個謎樣的武器是熱線是確實的。這是和眼睛能看見的光不同的，眼睛看不見的熱線。

被這熱線碰到時，可燃的東西立刻發出火焰，鉛鎔解得像水一樣而流動，鐵變成軟綿綿，玻璃破裂而鎔解，水立刻化成蒸氣而爆炸。

那晚大約有四十個人橫躺在洞穴周圍，被星光照着，全都變成不能辨認是誰的焦炭。荷塞爾村到美貝莉村之間的共用地徹夜不見人影，到處都是熊熊之火。

這些人之被殺是在八點半左右，那時候，約有三百個參觀者聚集在洞穴附近。另外有三個警察，受着斯坦特的指揮，爲了叫人們退後，竭盡了全力。

人們聚集時總有一些笨蛋想要騷動，這次也是有那種傢伙搞得亂七八糟。斯坦特和奧格爾比因爲預想到或許會發生這種騷動，所以火星人一出現，立刻從荷塞爾村打電報給兵營，請兵營派出一中隊的士兵來保護這奇妙的生物，免得被起哄的人動粗。

後來他們兩個人回到洞穴附近，站在那個不幸的使節團的排頭。這些人是怎麼死的，我已經講過。逃脫的人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幾乎相同。那就是，綠色的烟昇起三次。微小和較大的聲音傳來之後，火焰就昇起。

但是別的人比我碰到更大的危險。只因爲石南叢生的小山遮斷了熱線的下面部份，他們才得救。假如曲面鏡再擧高兩三公尺，誰也不能活着來傳說事件的眞相。

逃脫的人曾看到火焰昇起和人們倒下。他們覺得好像有看不見的手給草叢點火，然後突然靠近他們。

一陣嗡嗡聲之後，再「噓」的一聲，熱線立即從他們頭上砍過，沿着道路的樹燃燒起來，房屋也倒塌。

人們好像恐懼之餘，一時竚立在那兒，說不出話。

樹葉和小樹枝燃燒着掉落地面，點燃了人們的帽子和衣服。

驚叫聲突然响起，一個騎着馬的警察抱着頭，一邊喊叫，一邊穿過人群趕來。

一個女人喊道：

「向這邊來了。」

大家立刻回頭轉身，往屋金村方向爭先恐後地奔逃，就像羊群盲目奔跑。

當他們跑到道路被土堤夾着，變得又窄又暗的地方時，他們互相擁擠，拼命掙扎，想找逃生之路。

在這個競爭中有兩個女人和一個少年被踩死而棄置不顧。

7 掙扎到家

我自己也不記得我是怎樣逃離那兒。只記得碰到樹，爲草叢絆倒，心裡充滿了對火星人的，莫名其妙的恐懼，担心着那殘酷的熱劍一下子砍下來，將我砍成肉醬。

我好幾次跑到路上，繼續沿路奔跑，終於一步都跑不動了。因爲心臟激烈搖動和過份使用體力，我變得精疲力竭，蹣跚地倒在路旁。

那兒是瓦斯工廠的旁邊，運河橋的附近，我靜靜地躺着。

過了一會兒，我終於醒來，但是迷迷糊糊，一時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在這兒。

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不知道剛才的事是不是眞的發生過。

我站起來，蹣跚地走上橋，頭腦空洞，肌肉和神經完全失去了力量。

我好容易走完了橋。在一個房子門口有好幾個人悠閒地交談着；這是經常有的光景。

我向他們招呼道：

「有沒有來自共用地的通知。」

門口有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回問：

「你說什麼？」

「我問你有沒有來自共用地的通知？」

「你不是去了那兒嗎？」女的說：「共用地的事件好像使大家的頭腦變得很奇怪。到底是怎麼樣？」

我說：

「你們還沒聽說火星人來了？從火星來的生物呀！」

女的說：

「這種笨話已經夠多了，不勞你再說。」

他們三個人突然笑了。

我覺得被他們當作傻瓜，很生氣。我想將看到的事說給他們聽，但是沒有用。他們

三個人聽到我的雜亂無章的話又笑了起來。

我心裡更氣，說道：

「你們馬上就會知道詳細情形的。」

我向自己家走去。

我的妻子在門口接我。她大吃一驚，大概我的臉憔悴得很厲害。

我走進餐室，坐下來喝葡萄酒，心情稍微穩定下來後，將剛才看到的事說給妻聽。

妻太害怕了，我爲了緩和她的害怕，補充說：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訴妳，那些東西們只會遲鈍地爬行，躲在洞穴裡，把靠近去的人殺死，但是不能走出洞穴。不過，還是很可怕。」

妻蹙着眉抓住我的手說：

「你不要再說了。」

「很可憐，奧格爾比倒在那兒，死了。」

妻並不認爲我的經驗是不可能有的。我發覺妻的臉色像死人般蒼白，我立即停止說下去。

妻反覆地說：

「火星人或許會來這兒。」

我勸妻喝葡萄酒，想要讓她安心。

「那些東西們幾乎不會動。奧格爾比也說過，火星人沒有辦法在地球定居。」

對那些東西來說，最大的障碍是引力的問題。地球表面的引力是火星表面的三倍。所以火星人的體重在地球上是在火星上的三倍，而肌肉的力量不變。

因此，火星人會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像鉛塊那麼重。

實際上，世間對火星人也抱這種看法。第二天的報紙也敍述了這種意見。

但是我們看漏了兩個事實。

地球的大氣包含的氧氣比火星的大氣包含的氧氣多得多。由於這濃厚的氧氣，火星人的身體會得到元氣，補償體重的增加。

其次，火星人擁有優良的機器裝置，緊急的時候，可以幫助肌肉的工作。

但是當時我沒有將這兩個事實放進思考裡，所以認定火星人沒有勝算。

我坐在家裡的餐桌前面喝葡萄酒和用餐，漸漸恢復了勇氣和穩定。

我把玩着葡萄酒的杯子，說：

「那些東西做了傻事。那些東西一定是太害怕了，所以喪失了分辨的能力，所以才會那麼危險。

大概那些東西沒有想到地球上會有生物，何況還是智慧很進步的生物。

到了最後關頭，只要把砲彈射進洞穴，那些東西就全滅了。」

我沒有想到，這是文明人樣子的最後一餐，這以後幾天，我們不能不陷入怪異的恐怖裡。

8 星期五晚上

這是星期五的事，很奇怪地，發生了這樣大的事件，世間的人們還過着和平常一樣的生活。

假如以圓筒下的洞穴爲中心，畫一個半徑八公里的圓，在那個圓外側的人們直到星期五的夜晚，沒有一個人因爲火星人的來襲，稍微改變平常的氣氛和習慣。

當然許多人都聽說了圓筒的事，但是只將其作爲閑聊的話題。

被熱線殺死的記者亨達森曾發出圓筒的蓋子漸漸打開的電報。但是倫敦的報社認爲那是電報的錯誤，打電報來詢問亨達森。

但是亨達森沒有回答，因爲那時他已經被殺。報社不知道這種情形，放棄了號外的發行。

就連洞穴爲中心半徑八公里的圓內的大多數人都心不在焉，他們照常吃完晚餐後，大人修剪庭院的花木，年輕人出去散步，學生做功課，小孩被趕上床。

但是，在村子的道路上，在小酒舘，人們交談着關於火星人的傳言，人們聽着剛才實際目擊事件的人說話，很是興奮。

一群一群的人不安地佇立在契巴姆橋和荷塞爾橋上面。

後來我才知道，喜歡冒險的人分成一兩個人，一兩個人，在黑暗中爬到火星人的身邊，但是他們沒有回來。因爲火星人時時用軍艦的探照灯似的光線橫掃共用地，跟着立刻放射熱線。

除此之外，廣大的共用地是一片黑暗和空洞。星光下到處躺着焦黑的屍體。很多人聽到洞穴裡有揮着鐵鎚似的聲音。

那晚火星人好像沒有睡，不斷地揮動鐵鎚，製造機器。時而有帶綠色的白烟昇上天空。

十一時左右，一個中隊的士兵穿過荷塞爾村到達共用地，沿着共用地張開了警戒線。之後，另一個中隊穿過契巴姆村前進，在共用地的北側佈陣。

現在軍方也發覺了情況的嚴重。又有輕騎兵一個大隊、機關槍二挺、士兵四百名向共用地出發。

十二時三秒，屋金村的人們再度看到一個流星落在西北方的松林中。這個流星放出綠色的光而降落，像夏天的閃電般閃耀。第二個圓筒來了。

9 戰鬪開始

這個星期六是充滿了不安的日子，現在還清楚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因爲睡不好，很早就起床，在早餐之前，走到院子，側耳傾聽，共用地那邊只傳來雲雀的鳴叫聲。

和平常一樣，我聽到了送牛奶的人的聲音，我就走到側門招呼道：

「關於火星人，有沒有新的消息？」

「夜裡火星人已經被軍隊包圍了，聽說大砲馬上就要來。但是聽說儘可能不要殺那些東西。」

我看到隔壁的主人正在整理院子，我就和他談了一會兒，他說：

「軍隊大概能在今天將火星人抓起來或殺光，那些東西不讓人類靠近是多麼遺憾的事。我們如果知道那些東西在火星上過着怎樣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或許我們還能向它們學一兩樣事情。

但是聽說昨晚那豈有此理的圓筒又有一個落在拜福里特的高爾夫球場，使松林燒了起來。一個就夠受了。」

他說着這些，但是却心情很好地笑。

用完早餐，我就放下工作，到共用地那兒去看看。

鐵橋下面有一隊士兵，好像是工兵。一個士兵對我說：

「任何人都不准到運河那一頭去了。」

我沿着道路看鐵橋，鐵橋上已經站着步哨。

我和士兵們談了一會兒，我告訴他們前一天晚上我目擊火星人的情形。士兵們還沒看過火星人，所以向我提出了許多問題。

當我說明了熱線之後，士兵們開始互相爭論。

「我們該用能遮斷熱線的東西，偷偷突襲火星人。」

「笨話。那有什麼東西能遮斷那樣的熱線？我們只能利用地形，儘可能靠近它們，然後挖掘塹壕。」

「塹壕？算了，你每次開口都說挖塹壕，你最好是生成兎子。」

一個士兵轉身對我說：

「那些東西沒有頸子吧？」

我再重覆說明。那個士兵頷首道：

「像章魚吧。那爲什麼不用大砲轟死它們？放着它們，它們會搞什麼鬼，我們可不知道哩。」

士兵這樣爭論着。一會兒之後，我到車站去，儘可能多買各種早報。

但是，我終於沒能看一眼共用地的情形，因爲軍隊已經完全包圍了共用地，誰也不能進去。

不過，街上的人們因爲軍隊的出動都恢復了安心。

住在荷塞爾村外面的人由於軍方的命令，都關閉了房子，開始撤退。

四點半左右，我又到車站去買晚報，因爲早報對斯坦特、亨達森和奧格爾比的死只刋出不正確的消息。但是晚報也只刋載了我已經知道的消息。

無論那一家報紙都千篇一律記載如下的消息：

火星人隱藏不現，好像在洞穴裡做着工作，傳出鐵鎚敲打的聲音，不斷有綠色的烟昇起，顯然在準備戰鬥，軍隊繼續試行和火星人聯絡，但沒有成功。

一個工兵告訴我，和火星人的聯絡是人躲在水溝裡揮動繫在長竿上的旗而進行的，但是火星人不理睬。

和火星人的戰鬥已經迫近是確實的。但是我深信火星人會被乾淨俐落地消滅，因爲我想火星人在洞穴裡，移轉不方便。

三點鐘左右，東北方位隔着一定時間傳來大砲的砲聲。那是在砲擊第二個圓筒降落的松林。

但是攻擊第一個圓筒的火星人的大砲到了五點鐘左右才到達契巴姆村。

傍晚六點鐘左右，我和妻一起喝着茶，熱心地交談迫在眉睫的戰鬥。

於是，從共用地傳來了遲鈍的爆炸聲，跟着傳來了一陣射擊聲。

突然在我們的近處跟着激烈的崩潰聲，地面搖動。我跑到草坪上去看，學校旁邊的許多樹木的樹梢都被帶着烟的紅色火焰燒着。學校隔壁的教堂的塔崩落了。學校的屋頂也好像被砲彈命中，完全被毀。

連我家的煙囪都好像被砲彈擊中，崩潰飛散，那碎片帶着聲音從屋頂滾落，在書房的窗下堆成紅瓦的小山。

我和妻都受驚而站住了，一會兒之後，我才清醒過來。學校既然已經破壞，那麼火星人的熱線無疑能夠直接達到這美貝莉丘的丘頂。

我立即抓住妻的手腕，將她帶到道路上。

「我們不能再在這兒磨蹭了。」

我剛說完話，又有一陣射擊聲從共用地傳來。

妻害怕，問道：

「可是我們到那兒去呢？」

我一時手足無措，但是不久想到有一位堂兄住在美貝莉西方約三十公里的勒柵黑德村，因爲周圍有激烈的聲音，所以我大聲喊道：

「我們去勒柵黑德村！」

妻的眼光離開我去看山坡下面，那兒，人們驚嚇地從家裡跑出來。

妻說：

「我們怎麼去勒柵黑德村呢？」

山丘下面，有三個輕騎兵穿過學校開着的門而去。另外兩個輕騎兵下了馬，開始從一家到一家跑着。

烟飄上了樹梢，透過這些烟而照耀的太陽像血那麼紅，將可怕的光線投射在地上的一切東西上。

我對妻說：

「來這兒，在這兒安全。」

然後我立刻走向叫做「花狗亭」的小酒舘，因爲我知道那個小酒舘的老闆有馬和二輪馬車。我用力跑。山丘這邊的人們不久會全部逃出，到了那時就弄不到馬和馬車了。

我到了「花狗亭」，老闆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在酒舘裡和一個男人在講話。

「一定要一鎊，而且我們沒有人去趕它。」

我以爲老闆在談馬和馬車，所以插嘴說：

「我出兩鎊。」

老闆不解地反問：

「你出兩鎊買什麼？」

「午夜之前我會送來給你。」

「唉呀，你怎麼那麼急？我是在和這位客人談賣猪的事啊。兩鎊？而且會送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事實上，那個時候的我沒想到這個老闆也必須立刻從他的店撤退。

我借到了馬車之後，立即坐着馬車回到我家前面，將馬車交待給妻和女佣人，我跑進屋裡，正在整理重要的東西時，院子裡的山毛櫸樹已經開始燃燒。

這時，有一個輕騎兵下馬跑上來。他一家一家地跑着勸人撤退。

我用桌巾包好東西，走到門口時，正好那個輕騎兵經過，我招呼道：

「有什麼新的消息嗎？」

輕騎兵回頭注視着我，說：

「那些東西戴着像盤蓋的東西爬出來了。」

他說完，跑向另一家去，突然有黑烟橫過道路飄來，將他的踪影遮掩。

我回到停放馬車的地方，立刻跳上妻旁邊的駕駛座，鞭打馬。馬車穿過充滿烟和噪音的路，向南奔跑。

到了山麓，回頭一看，濛濛的黑烟夾雜着幾道紅色的火焰，昇上靜寂的天空。路上散佈着往這邊奔跑的人。

遠處有微小的機關槍聲，但又立刻沈寂。步槍聲也斷斷續續地傳來，一定是火星人將熱線所屆之處的東西都燒燬了。

我雖然不是技術很好的御馬者，但是用全身力氣趕馬，使馬一溜烟似地跑在通往勒柵黑德村的路上。

10 暴風雨中

我們的目的地——勒柵黑德村離開美貝莉村約二十公里。

我們的馬車在綠油油的牧場之間跑着。美貝莉村發生了那樣大的騷亂，這兒却是完全和平、靜謐。

晚上九點左右，我們好容易安抵勒柵黑德村。

馬車在跑的時候，妻很奇怪地一言不發。她大概感覺到什麼災殃迫近了，所以心裡

很悶。假如我沒有和「花狗亭」的老闆約好，妻大概會希望我留在勒柵黑德村。後來我才知道，如果我留下來，那會多好！

我拜託堂兄好好照顧妻之後，再向美貝莉村出發。出來送行的妻臉色蒼白。

但是那時候我一點都不覺得回到美貝莉村是可怕的，因爲我以爲傍晚從美貝莉出發時聽到的砲聲已經消滅了火星人。

我從勒柵黑德村出發時，已經是十一點鐘。是漆黑的夜晚，和白天一樣悶熱。頭上的雲雖然移動得很快，地上却沒有颳一點風。

我走了差不多一半路程時，看見西邊地平線上像血一樣紅的光輝。那紅色的光輝慢慢爬上天空和移動中的雲混合起來。

馬車跑下山谷，所以有一會兒看不到紅色的光輝。但是出了山谷，上了小丘後，又看得見紅色的光輝了。因爲暴風雨迫近了，所以四周的樹木在顫抖。

那時，從附近的村子裡的教堂傳來了十二點的鐘聲。前面以紅色的天空爲背景，美貝莉村的山丘清晰地浮現，可以看清樹木和房子。

當我正在注視這光景的時候，可怕的綠光照射了附近。馬哆嗦了一下，拉着韁繩想逃走。綠色的光線穿過天空中移動的雲落在左方的原野。第三個流星降下了。

跟着，使人目眩的紫色光閃耀了一下，這是預示暴風雨即將來臨的閃電。雷聲在頭上激烈地响，馬憤怒了，突然跑起來。馬車沿着通到美貝莉山丘的和緩的坡路轟隆轟隆地跑下去。

第一個閃電之後，一連串不曾見過的激烈閃電接連不斷地閃現，微小的雪珠激烈地打在我臉上。

最先我只注意我所走的路，但是我的注意突然被別的東西吸引了，不知道什麼東西猛力地走在美貝莉丘的斜坡上。

我稍微看一下，以爲是濕濡的屋頂在發光。但是當我藉着接連不斷的閃電仔細看清之後，才發覺那東西在急速旋轉。

要看清它的形狀是很難的。一瞬間的黑暗之後，閃電像白晝那麼亮地閃現，那個謎樣的東西和丘頂、松樹的綠色樹梢一齊輪廓分明地浮現。

我看清楚了那東西。但是那是奇怪得無法形容的東西。比普通的房子高得多而像三腳架的怪物跨過並踐踏松樹。那是用閃閃發亮的金屬所製的能行走的機器。現在那東西正橫過石南叢生的原野，拖着好幾條有關節的金屬鏈子，那些鏈子隨着它的走動而發出雷鳴般的聲音。

閃電閃現時，它兩脚往空中擧起，傾斜着前進的樣子就輪廓分明地浮現。之後，當閃電繼續照亮周遭時，它已經跑了一百公尺。我的感覺是它就像擠奶架在地面上傾斜着激烈滾走。不過，它的三脚架的上面載着的不是坐板，而是很大的機器。

那時，我前面路上的松樹突然被撥開，就像脆弱的蘆葦被人撥開似地，嘎吱嘎吱地折斷、彈開。之後，又出現了第二個三脚架，向我衝過來。

看到第二個怪物後，我的神經立即受不了了。我不再回頭看它，將馬的頭拉向右方。一瞬間，馬車翻到馬身上，我被斜拋出去，落在一灘淺水中。

我立即爬起來，脚浸着水，蹲在草叢後面。馬一動不動地躺着，可憐牠的脖子定是扭斷了。

那時，閃電閃現，那巨大而行走的機器大步地走過我身邊。

在近處看，那是奇怪得不能相信的物品。不像是沒有感覺的機器在行進，是機器，不會錯，隨着它的前進，金屬的聲音在响，奇怪的胴體周圍有細長的、閃閃發亮的觸手發着嘈雜的聲音搖動着，有一條觸手抓着松樹的樹枝。

它一面大步前進，一面選擇道路，戴在上面的，金屬的帽子似的東西前後搖動，就像一個頭在掃視四周。

它的胴體後面有白色金屬的，大魚籃似的東西。怪物從我身邊走過時，我看它的脚的關節噴出綠色的烟。怪物一下子走過去了。

這時我只能看清這些。閃電閃現得使人目眩之後又立即變成漆黑，所以我無法仔細觀察。

怪物一面走過去，一面發出壓過雷聲的、嘈雜的、尖銳的聲音，爲勝利而驕傲似地喊着：

「阿魯，阿魯。」

約一分鐘之後這個怪物和另一個怪物會合，在約一公里之外的原野彎身在一個東西的上面。那個東西一定就是火星人送到地球來的十個圓筒中的第三個。

在數分鐘之中，我在黑暗中，被雨淋着，躺在那兒，透過籬笆注視着遠方走來走去的金屬怪物們。

由於下着雪珠，而且躺在一灘水中，我全身濕透，害怕得發愣，好容易清醒過來，發覺危險正在向我迫近。於是我伏在水溝中向前爬行，終於沒有被機器怪物發現，進入靠近美貝莉村的松林。

然後我冷得發抖，隱藏在這松林中，向自己的家前進。

假如我眞正知道火星人的可怕，我會立刻轉向，回到勒柵黑德村妻的身邊。但是那晚我碰到這樣離奇的事，再加上精疲力盡，所以不能認眞思考問題。

我茫然想着要設法回到家。我蹣跚地走過樹和樹之間，或掉進水溝，或被木片擦傷膝蓋，但是我不屈服地繼續前進。

當我走到丘頂附近時，我被一種柔軟的東西絆倒，藉着閃電的光一看，是一個男人倒在那兒。

藉着另一次閃電，我看清那是個很粗壯的男人，頭被折到身體下面，伏倒在籬笆上，好像是被猛烈地毆打了一頓。

我從來沒有碰過屍體，所以討厭得不得了，但是我壓制着這種心情，將那個男人翻過來，用手去按他的心臟。

他已經死了，頸子骨好像折斷了。

第三次閃電照亮了他的臉。我跳起來了，他不就是「花狗亭」的老闆嗎？唉！我佔用了他的馬車。

我恭恭敬敬地跨過屍體，還是向着丘頂走去。雖然山丘的傾斜面上沒有燃燒着的房屋，但是共用地還有紅色的火焰和捲成旋渦的烟向下着雪珠的天空昇起。

我好容易掙扎到家，用鑰匙開門進去，再把門鎖起來。蹣跚着走到階梯口，在那兒坐下。

我心裡充滿了大步行走的金屬怪物和被打倒在籬笆上的屍體。

11 窗邊

過了一會兒，我的心情稍微靜下來。我全身濕透，感覺發冷。我笨拙地走到餐廳，喝了一點威士忌。

然後我換下濕淋淋的衣服，走進二樓的書房。從書房的窗可以看見荷塞爾共用地。因爲原先我們火急撤退，所以沒有把窗子關上。我走到房門口，鬆了一口氣，站住。雷雨已經停了。學校的塔和附近的松樹已經消失，遙遠的對面砂場一帶，被紅色的光照得很分明。在那紅色的光之中，很大的、可怕的、黑黑的幾個身影繁忙地來來去去。其實，看起來那一帶地面似乎在燃燒。在寬廣的山丘斜面，散佈着一片小火舌。這些火舌被暴風雨留下來的風搖擺着，將空中流動的雲照成紅色。

更靠近這邊的火災產生的烟時常使窗子模糊，使我看不見火星人的三脚機器。不知道它們在做什麼。也不知道它們一個勁兒擺弄着的黑色東西是什麼。

我悄悄走近窗邊，於是視野更廣，看到從左邊的屋金車站到右邊的拜福里特村，松林被燒成黑色。

山丘下的美貝莉車站已經被燒成黑色掉下來，旁邊排列着細長的黃色的東西，仔細一看，是被破壞了的火車。

這眞是一副奇怪的景色，在黑色的廣大土地上到處都在冒着火焰。

我長期過着和平生活的這個小世界被火焰包圍着。我不知道在這七個小時中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明瞭那機器巨人和從圓筒裡爬出來的軟灘灘的生物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的心情變成好像在看和我沒有關係的事情似的，奇怪的好奇心情。我將椅子拉到窗邊，坐下來，靜靜注視着在採砂場來來去去的三個機器巨人。

巨人們好像忙得不得了。我問我自己：那到底是什麼？有智慧的機器嗎？不可能有這種機器啊！

那麼是不是如同人的腦坐在身體頂端支配着人似地，每一個機器巨人身體頂端坐着

一個火星人在支配和指揮？

比人類智慧低的動物不是也把人類使用的軍艦和蒸氣火車頭看成這樣嗎？

暴風雨已經停息，天空晴朗。在冒烟燃燒的地面那一邊，像別針的針頭那麼小的火星正要沉下西方的地平線。

那時我聽到有人在輕輕搔籬笆的聲音。剛開始似睡非睡的我突然清醒，向下一看，有一個士兵正想越過籬笆，我從窗口探出身子小聲說：

「噓！」

士兵跨着籬笆懷疑地窺視，然後越過籬笆，走過庭院，站在窗下，也用小聲說：

「誰呀？」

「你要去那兒？」我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

「想躲藏嗎？」

「是的。」

「進裡面來吧。」

我走下一樓，打開門鎖，將士兵讓進屋裡，又將門鎖上。屋裡很暗，我沒看清士兵的臉，但是看到他沒有戴帽子，上衣的鈕釦掉了。士兵一面走進來，一面說：

「太慘了。」

「發生了什麼事？」

士兵無奈地回答：

「發生了什麼事？被那些東西解決了，徹底解決了。」

我把士兵帶到餐室，請他喝威士忌酒：

「喝一杯吧。」

士兵把那杯酒喝光，突然把臉伏在手上，像個小孩似地嗚咽着哭起來，大概是感情激動。我忘記了剛才那恐怖的經驗，帶着好奇的心情注視着士兵。

過了一會兒，士兵好容易平靜下來，能夠回答我的詢問，但是說得雜亂無章。將他的話整理，就成爲如下的話：

「我是一名砲兵，七點鐘左右加入了戰鬥。那時砲擊開始了，乘第一個圓筒到達的火星人躲在金屬的防禦物中，往第二個圓筒慢慢地移動。

那金屬防禦物不久之後用三個腳搖搖擺擺地站起來。

我們的大砲正要開始射擊時，彈葯就爆炸了，周圍變成了火海，我昏過去，醒來時一看，我在焦黑的人和馬的屍體下面。

我們被徹底解決了。說到那個氣味——唉呀，彷彿是烤肉哩。

僅在一分鐘之前我們還排列着整齊的閱兵式，「砰」的一聲變成亂七八糟了。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死馬下面，偷偷窺視共用地。步兵曾發動攻擊，但立刻被熱線射倒。

之後，怪物用三隻腳站起來，開始在共用地走來走去。怪物頂上像頭的東西和人的樣子一樣地轉着。

像手的東西拿着複雜精巧的金屬盒子。那周圍閃着綠色的光，從像嘴巴的地方射出熱線。

我所能看到的限度內，僅僅兩三分鐘之後，共用地上已經看不見殘存的人。本來沒有着火的草叢和樹也全部燃燒起來。機關槍喀喀喀喀響了一陣子後立刻歸於沉寂。

於是，火星人熄了熱線，開始向第二個圓筒落下的松林走去。不久，又有一個發亮的巨人從這邊這個洞穴走出來。

第二個怪物從第一個怪物後面追去。我從死馬下面爬出來，小心翼翼地橫過正在冒烟的石南原野。

然後我掙扎到路旁的水溝，順着水溝逃到屋金村。

屋金村燒成亂七八糟，幾乎不能走路。殘存的人好像稍微能爬，但是多半燒傷，變成瘋子。

我被火逼得躲在崩壞的牆壁後面時，有一個怪物回來。怪物追上一個男人，用金屬的觸手抓起那個男人，將他的頭敲在松樹幹上。

等到完全天黑後，我才偷偷從躲藏的地方逃出來，向美貝莉村走來。我是想逃到倫敦去。

我口渴的受不了，在鐵橋附近發現自來水管破裂，水像泉水般噴出。」

士兵一點一滴地敍述這段事情。他在敍述中，漸漸地穩定下來。

士兵從下午就沒有吃任何東西。所以我從食品室拿出羊肉和麵包給他。因爲怕火星人發現，所以我們沒有點灯，我們兩個人好幾次要拿羊肉和麵包時互相碰到對方的手。

不久，我眼睛習慣了黑暗，能看清士兵的臉。他的臉發黑而憔悴，我的臉一定也是這樣。

吃過晚餐後，我們悄悄回到二樓的書房。從開着的窗口，再眺望外面。

一夜之間，村子已經變成灰燼的山谷。火已經停了，崩潰的房屋和燒焦的樹木在拂曉的光亮中顯得淒涼可憐。

自古以來有很多戰爭，但是不曾像這一次這樣把一切破壞無遺。

圓筒降落所造成的洞穴周圍有三個金屬巨人被東邊昇起的日光照射着閃閃發光。巨人的頭急速旋轉，好像在觀察他們所造成的破壞。

那洞穴好像被擴大了。鮮艷的綠色蒸氣好幾次向拂曉的天空昇起，打了漩渦，然後潰散，消失。

12 繼續破壞

因爲太陽升起來，周遭已經明亮，所以我們從窗口退下來，悄悄地走到一樓。

我說：

「我們不能永遠待在屋子裡呀。」

砲兵點頭道：

「是的。我想向倫敦前進，到總隊去歸隊。」

「我決定立刻再回到勒柵黑德。因爲我知道了火星人有那麼可怕的力量，所以我想立刻帶着妻逃到外國去。在消滅那些東西之前，倫敦一帶一定會變成激烈的戰場吧。」

但是在這美貝莉村和勒柵黑德村之間，有第三個圓筒，金屬巨人在那兒警戒着。如

果我是單獨一個人，大概會冒險直奔勒柵黑德。

但是砲兵反對我的計畫。他說：

「如果你這麼做，一定會被殺。讓你太太變成寡婦，太可憐了。你最好和我一齊繞到倫敦去。」

我終於決定和砲兵一齊去。我預定沿着森林向北走，到倫敦附近和砲兵分手，向東南走，繞一個大圈到勒柵黑德。

我們將威士忌酒灌滿水壺，將餅干和火腿塞滿口袋，然後偷偷爬出房屋，一溜烟似地奔跑在傍晚的下坡路上。

每一個房子都沒有人了。路上有三具被熱線燒成焦黑的屍體，混在一堆。到處散佈着人們丟下的物品，例如時鐘、拖鞋、銀湯匙等。

我們走到山麓後，進入森林。沿着森林向鐵路方面急趕。鐵路那一邊的森林燒成了一片黑色。鐵路這一邊只有沿着鐵路的樹木燒成焦黑而已。

沒有一點風，周遭靜得可怕，連鳥鳴都聽不到。

我們好容易走到道路，透過樹木之間看到前面有三個騎兵騎着馬慢慢走着，馬蹄聲叭噠叭噠地響。

我們呼喊，騎兵們停下來等我們趕上去。

其中一個是中尉，兩個是士兵。他們帶着日光信号機，就是用鏡子反射日光，傳送信号的機器。

中尉說話了：

「你們是今天早晨我們遇到的第一批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中尉的聲音和臉色都很嚴肅認眞。兩個士兵好奇地盯視着我們。

砲兵從土堤跳下道路，敬禮道：

「敝隊的大砲昨晚被毀了，我躲起來，現在正要回到中隊去。在這條路上再走約一公里，就能看到火星人。」

中尉問道：

「那些東西是什麼樣子？」

「是穿着鎧甲的巨人，身高有三十公尺，三個脚，胴體似乎是鋁製的，巨大的頭戴着類似帽子的東西。」

中尉喊道：

「笨蛋，胡說八道。」

「你馬上就會知道。那些東西帶着盒子，人一碰到那盒子噴出來的火，就會被殺死。」

「你說什麼？那是槍嗎？」

「不是。」

砲兵開始詳細說明熱線的事，說到一半時，中尉打斷砲兵的話，看看我說：

「你也看到了嗎？」

我回答：

「他講的全是眞的。」

中尉說：

「那麼，親自去確定這件事就是我的任務了。」

中尉說着又轉向砲兵說道：

「我們是被派來使住民撤退的，你到軍長那兒去報告，要將你知道的全部說出來。軍長在威橋鎭，你知道怎麼走嗎？」

我回答：

「知道。」

中尉把馬轉向南方問道：

「你說再走一公里就能看到火星人？」

然後，中尉和兩個士兵一齊騎馬前進。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他們三個人。他們無疑是被火星人殺了。

我們走到美貝莉東北約五公里的拜福里特附近時，看到平坦的牧場上有巨大的大砲六門向着西南以相同的間隔整齊地排列着。

大砲旁邊有砲手站着等待命令，彈葯車也排成一大排。

我喊道：

「這可厲害，這樣總會有一發命中吧。」

砲兵冷冷地說：

「還不是像用弓箭對雷電，他們還沒有見過熱線才會這樣子。」

拜福里特街上一片雜亂，住民們正在爲撤退整理行李。那中間有數十名輕騎兵跑來跑去催着住民們及早撤退。

有一個滿臉皺紋的老人抱着許多蘭盆，和一個士兵爭論。大概是士兵叫他丟開蘭盆快走，他不肯。

我抓住老人的手，指着西南的松林說：

「你知道那兒發生了什麼事嗎？」

老人回頭說：

「你說什麼？我正在向這位士兵說明這些花盆全是寶貴的哩。」

我喊道：

「死亡馬上就來，死亡呀！」

然後我把老人丟下不管，從砲兵後面追上去，到了街角回頭一看，老人站在蘭盆旁邊，楞楞地注視着松林那邊。

我們到了拜福里特北方五公里的威橋鎭，但是沒有人知道軍司令部在那兒。

到處都呈現着未曾見過的混亂，到處都是馬車和貨車。

我們在這個鎭上停留到中午，然後向北出發，想越過泰晤斯河到謝巴頓。

到了河岸一看，這兒也雜亂地擠滿要避難的人群。渡船全被租用了，在河上來來去去，但是運不完這麼多人。

到處都是喊叫聲，也有說笑話的人。

「火星人或許很可怕，但最後會被人類消滅。」

我好容易坐上了船。船到對岸後，船老大喊道：

「那是什麼？」

原來是西方查特西那個方向傳來了大砲的聲音。

戰鬥開始了，我們剛這麼想，隱藏在河對岸森林中的砲兵隊就開始猛烈地砲擊。婦女們發出極尖銳的聲音。每一個人都被突然發生的戰鬥嚇壞了。

在我旁邊的婦人胆怯地說：

「士兵們能阻擋那些東西吧？」

河的對岸遠處突然有烟昇起。緊跟着脚下的地面激烈搖動，非常大的爆炸聲震動空氣，附近房屋的玻璃窗變成碎片飛散。我們嚇了一跳，站住了。

一個男人喊道：

「攻過來了，那邊，看見沒有？」

在河對岸遠處的森林，連續出現了金屬巨人，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它們正走過查特西那邊的廣大牧場，向河這邊大踏步地走來。

最先它們看起來像小帽子，但是重覆翻滾，以鳥飛的速度向這邊前進。

接着第五個巨人出現，向我們這邊斜走過來。

巨人們的金屬胴體在太陽光下閃閃發光，向砲兵陣地方面急速迫近。它們越近，就越顯得大。

最靠西邊的巨人，也就是最遠的巨人在空中揮動大盒子，那可怕的熱線就襲上查特西，這個鎭就被毀了。

在河濱的人們看到這怪物，被嚇破了胆，沒有喊叫聲，只是靜寂下來。

不久，我旁邊的一個女人推倒我，跑起來，其他的人也一齊奔逃起來。

我也轉過身子，背向巨人那邊，但是還沒有怕得怔住。那可怕的熱線在我心中浮起。

我想只有潛入水中，沒有別的辦法。

「要潛入水中。」

我這麼喊，但是沒有人要聽。

我再回頭，就向接近過來的巨人那邊跑，跑過混雜着小石子的河岸，直向水中跳進去。

其他的人也照做，坐在小船中的人也跳進水中。

河底的石頭長了苔，滑溜溜的。水很淺，離開河岸五六公尺處也只到腰部。

那時，我看到約二百公尺那邊有一個巨人聳立着，我就潛入水中。

許多人慌忙跑上兩岸，但是機器巨人對於四散逃奔的人好像不注意，就像人踢壞了螞蟻的窩，對四散逃奔的螞蟻看都不看一樣。

我好像要窒息了，所以把臉探出水面，看到巨人揮動着熱線放射器，向此岸的砲兵陣地前進。

巨人到了彼岸，一步踏進河的中央，然後前脚踏着此岸彎曲一下，一瞬間在謝巴頓村附近直直地站起來。

於是，隱藏在村郊的六門大砲一齊噴火。有一發砲彈在巨人頭上五公尺處爆炸。那時巨人已經高高地舉起熱線放射器的盒子。

又有兩發砲彈在巨人附近的空中爆炸，巨人敏捷地彎頭閃避，但是第四個砲彈使它沒有時間閃躲。

那發砲彈準確地命中了巨人的頭，帽子似的頭膨脹、噴火，裂成碎片，露出紅色的肉和閃閃發光的金屬破片。

「命中了。」我發出分不清是驚叫聲還是歡呼的聲音。

我周圍水中的許多人喊叫。我高興之餘，差點跳出水。

被打掉頭的巨人好像醉酒似地搖搖晃晃，但是沒有立刻倒下，好容易恢復了平衡後，拿着熱線放射器向謝巴頓方向前進。

但是在巨人的頭裡面駕駛巨人的眞正的火星人被殺死，飛散在空中了，所以巨人也就不能好好走路。

巨人盲目前進，撞到謝巴頓教堂的塔，把塔撞碎。巨人被彈回來，轉變了方向，就蹣跚着發出可怕的聲音，倒在河裡。

空氣由於猛烈的爆炸而震動。水柱昇起，水沫、泥漿和金屬破片飛上天空。

熱線放射器打在水上時，水立刻蒸發。一瞬間，沸滾的泥水大浪由上流湧來。

人們爭着向岸上爬，人們的驚叫聲夾雜着水的沸騰聲。

一時間我忘記了熱和危險，撥開嘈雜的水向上流前進，於是看到了倒下的巨人。它橫躺在河流中，大部份在水面下。

濃厚的水蒸氣從巨人毀壞的胴體周圍昇起，透過那打着漩渦的水蒸氣的缺口我看到它巨大的手和脚將水濺到空中。它的觸手像活着的手腕似地敲打着水。

它就像負了傷的野獸在水中拼命掙扎似的，它的身體迸流着大量紅褐色的液體。

那時，傳來了像工廠的氣笛似的尖銳的喊叫聲。我回頭一看，其他的巨人們從查特西那邊向着河岸大踏步地走下來。

我慌忙潛入水中，我以能忍受的最大限度停止呼吸在水中掙扎前進。周圍的水搖動得很厲害，越來越熱。

我爲了呼吸從水中露出臉來時，透過打着漩渦的蒸氣，模糊地看到巨人們很大的灰色影子從我身邊走過去。兩個巨人向河中痛苦得直打滾的同伴彎身。

另外兩個巨人站在水中，高舉着熱線放射器。熱線發出「噓」的聲音，向左右掃射。各種聲音在空中混雜，震人欲聾——巨人的金屬身體發出的聲响、房屋崩潰的聲音、樹木傾倒的聲音、火燃燒的爆烈聲。

濃厚的黑烟飛旋昇起，和河中昇起的水蒸氣混合。熱線射出來時，閃耀令人目眩的光，並且立刻噴出藍白色的火焰。

我在及胸的沸滾熱水中怔怔地站住。

那時，突然有熱線的白光向我這邊閃耀，燒光了到處奔逃的人，到了離我不到五十公尺的河濱時橫過河流射向謝巴頓方面。

熱線所經過的水沸騰鼓起，就像皮膚搔癢後出現的成條紅腫，激烈地噴出水蒸氣。

隨着，沸騰的大浪向我襲來，我不覺大聲叫喊。全身燒傷，眼睛有一半不能看見，在疼痛中掙扎，向着河岸歪歪倒倒地跑，如果跌倒，那就一定完了。

我掙扎到威河和泰晤斯河滙合處的三角洲時，倒在毫無遮蔽物的岸邊，我只能想到死。

略微記得的是巨人的脚在距我的頭約二十公尺的地方踏在砂礫上，然後突然轉身，撤退了。

過了一會兒我才醒覺，透過煙幕模糊地看到，四個巨人抱着毀壞了的同伴走過廣大的牧場。

不久，我才一點一點地漸漸知道我的命是奇蹟地得救的。

13 遇見牧師

火星人退回了荷塞爾共用地。他們大概是因爲集中注意於被毀的巨人機械的善後，所以沒有注意到被孤零零留下的我。

這時，如果火星人不顧被毀的巨人而繼續前進，那麼，還沒有充分完成戰鬥準備的倫敦一定是被踏平了。

但是火星人不急，圓筒繼續每隔二十四小時降下一個。

另一方面，陸軍和海軍都全然知道了火星人的可怕，所以全力做好戰鬥準備。

因此，到了那天黃昏，在倫敦西南的山丘和雜木林到處都設了砲兵陣地，等待着火星人的攻擊。

但是火星人也知道地球人的大砲的力量，所以不故意胡亂攻擊。

那天下午，巨人們機械忙着從第二個和第三個圓筒將種種東西搬到荷塞爾共用地。之後，火星人進入洞穴中，只留下一個巨人在洞穴外面看守。火星人在洞穴中一個勁兒工作，從遠方可以看見綠色的烟不斷從洞穴昇起。

就這樣，火星人和地球人各自從事於戰鬥準備時，我極其痛苦地向倫敦前進。

我在三角洲上到了能站起來時，看到一條被棄的船隨波飄流。我抓住這條船，坐着這條船往下流去。

船上沒有槳，所以我用燒傷的手用盡力氣划水，緩慢地前進。

河水還很熱，兩公里內因爲水蒸氣的籠罩，看不見兩岸。

這樣前進了一會兒，我終於忍受不了疲倦和傷口的痛，因此，好容易爬上了岸，躺在高草之中。

時間大概是下午四時或五時，我躺了一會兒，起身行走，走了一公里，沒有遇到一個人。

我又在籬笆後面躺下來，口渴得難受。很奇怪，我非常生妻的氣，不知道爲什麼氣她，大概是因爲去不了勒柵黑德，心裡不高興。

不久之後我大概睡着了。醒來時，一個男人坐在我的身邊。他沒有穿外衣，襯衫沾滿了灰塵，鬍子刮得很乾淨的臉向上仰着，注視着天空，天空中有微弱的光閃爍。

我起身後，他回過頭來。我突然問：

「你有水嗎？」

他搖頭。

「你從一個小時以前就一直說着『要水，要水』的夢話。」

一時間我們沈默地互相注視。在他看來，我的樣子大概非常奇怪，因爲我身上穿的只有濕透的褲子和襪子，皮膚燒得糜爛，燻得黑黑的。

另一方面，他的臉顯得非常軟弱，下顎很細，頭髮是鬈的，黃色的，眼睛是淡藍色。

他眼光從我移開後，突然說話。

「這是怎麼回事？這樣可怕的事件意味着什麼？」

我沒有回答。他伸展他細而白的手，氣憤地說起來。

「這麼可怕的事怎會被允許發生？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我做完早禱，正在散步，突然間火被噴出來，地震發生，死亡來襲，簡直就像地獄。火星人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閉口低頭，又突然揮着手說：

「一切工作都停頓了，主日學，一切的一切都停頓了。我們犯了什麼罪？威橋鎭做了什麼壞事？一切都被毀了，教會也消失了。到底爲什麼？」

他發瘋似地說：

「教堂燃燒的烟會昇到任何地方，昇到任何地方……」

他眼睛發光，指着威橋鎭的方向。

我開始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他是威橋鎭教堂的牧師，一定是因爲教堂被燒燬，所以逃出來，由於恐懼及悲傷，似乎要發瘋了。

我平靜地說：

「你要堅强，我們還有希望。」

「希望？」

「是的，你不可以放棄。」

我開始就現在的狀況說出我的意見。牧師先是注意傾聽，不久，眼神茫然嘟喃道：

「這一定是世界滅亡的開始，神要懲罰罪過深重的我們人類。」

我抓住牧師的肩膀說：

「你要有男子氣概，你太胆怯了。如果遇到災難就沮喪，那要宗教幹什麼？過去人類常常遭遇地震、洪水和戰爭，還不是生存下來了？」

牧師發呆了一會兒，問道：

「但是怎麼辦才能免於這個災難？那些傢伙是不死之身，又那麼殘酷。」

「不，不是不死之身。那些傢伙的巨人機械之一大約半小時前被毀了。」

「被毀了？神的使者會被毀？」

「我親眼看見它們被毀。」

牧師突然仰看天空，說道：

「在那兒閃閃發光的是什麼？」

「那是日光信号機，地球人也逐漸做好對火星人的戰鬥準備，不久火星人就會來到這兒吧。」

那時，牧師突然跳起來。

「你聽。」

從河對岸那邊的矮丘陵傳來了遲鈍的砲聲和可怕喊叫聲，但是很快就靜下來。

一隻金龜子發出嗡嗡聲，飛過籬笆。在西天靜謐的夕陽中，藍白色的新月已經出來了。

我嘟喃道：

「好像沿着這條路向北去比較好。」

14. 在倫敦

火星人的圓筒在屋金村降落時，我弟弟正在倫敦。弟弟是醫科學生，因爲準備考試，直到星期六早晨還不知道火星人來到的事。

星期六的早報關於火星人只刋載簡短而不清楚的電訊。電訊的內容是因爲參觀者靠近，火星人受驚而用一種速射砲殺死了許多人。這個電訊以下列的文字結尾：

> 火星人或許眞的很可怕，但是還沒逃出圓筒降落的洞穴，實際上可能逃不出，這大概是因爲地球引力比火星引力大的緣故。

弟弟到了學校一看，學生們對於火星人具有很大的興趣。但是街上沒有特別興奮的模樣。

下午的報紙以大標題刋載了片斷的消息，但是只說軍隊包圍了共用地，沒有更詳細的描述。

弟弟因爲看報紙的記載知道了圓筒降落的地點離我家大約四公里，所以沒有爲我們担心。

但是他想要在火星人被殺之前看看它們，所以決定那晚來我們家，在四點鐘左右打電報給我，但是電報沒有到達。因爲那時火星人的熱線已經切斷了電線。

弟弟不知道這種情形，到傍晚，就乘馬車到屋塔爾車站，在月台上等車時，得知前往屋金村的火車因事故停開。是怎麼樣的事故則不清楚。

實際上，鐵路當局也不知道事故的原因，只知道拜福里特站和屋金站之間無法通車。

弟弟放棄了，回家。

星期日早晨，倫敦的報紙刋載了如下的消息：

昨夜七時，火星人從圓筒出來，躲在金屬盾的後面到處移動，完全破壞了屋金站和附近的房屋，消滅了一個大隊的官兵。詳細情形雖不知道，不過，機關槍和大砲奈何不了這金屬的盾，火星人似乎正向西北逼進。軍方爲了阻止火星人，正在倫敦東南一帶構築陣地。

倫敦市民雖然讀了這則新聞，却不太受驚。這一方面因爲許多倫敦市民持有只要自己安全就好的自私想法，一方面因爲他們認爲報紙過份誇張。

在倫敦沒有一個人知道火星人的眞面目。他們認定這種怪物是慢吞吞的，像蛞蝓般的東西。這是因爲大多數報紙用「爬行」和「痛苦地打滾蠢動」這類字眼來形容火星人的動作。

但是弟弟看了報紙之後很爲我們担心，爲了打聽火車通了沒有又跑到屋塔爾車站。他聽說由倫敦向西南各線全部不通。

紅帽子告訴他：

「今早從拜福里特站和查特西站來了好幾通重要的電報，但是突然中斷了，所以現在威橋附近大概在進行戰鬥。」

不久，別線的火車到了，乘客絡繹不絕地下車，他們聽到各種關於火星人的消息。一個男人告訴我弟弟：

「那一帶的人正向這邊不斷奔逃，聽他們說，在查特西一帶可以聽到砲聲，還有，騎馬的士兵們挨戶通知說火星人要來，趕快撤退。這是什麼道理？不是說火星人出不了洞穴的嗎？」

到了五點鐘左右，載着大砲的貨車和裝滿了士兵的客車經過車站。人們逐漸不安、興奮。……

不久，警察隊到車站來開始把人們趕出月台。

弟弟又走到街上，教堂的鐘聲在响。許多閑着的人聚集在橋上吵嚷，奇怪的褐色的浮渣在河流的水面上飄過來。

太陽正好要下山了，鐘台和國會議事堂浮現在靜靜的夕空中。河裡飄着死屍的傳說傳開了。

弟弟向前走著，在街角上遇到賣報紙的跑過來。

「大事件，戰爭在威橋開始了。這裡寫得很詳細，危險逼近倫敦了。」

弟弟買了那号外。這時他才知道火星人的實力和可怕。

火星人並不是像蛞蝓般動作遲鈍的生物。它們會操作巨大的機器，迅速地運動，而那個機器不是大砲所能勝過的。

報紙上的報導如下：

像大蜘蛛似的機器，高達三十公尺，以特快火車的速度運動，會放射强力的熱線。

五個這種機器正向泰晤士河前進。砲兵很幸運地擊毀了其中一個，但是擊不中其餘四個。砲兵陣地被它們的熱線一下子消滅了，有許多傷亡。

但是火星人終於被擊退。倫敦東南一帶構築了砲兵陣地，這樣大規模的防衛措施是未曾有過的。

情況嚴重固然是事實，但是終局火星人總會被消滅。後來似乎還有圓筒降落，不過，巨人機器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個。對此，我軍有好幾萬人。

報紙是特別用很大的鉛字印刷的，墨還沒有乾。

街上的行人都打開着報紙讀得出神。

不久，弟弟遇到從南邊來的避難者。有一個男人用貨用馬車載着貨物，帶着妻子和兩個小孩。也有裝束很漂亮的人們坐着乾草車。每一個人都有着失望和憔悴的臉。

弟弟想說不定我會在這些人裡面。

避難者中有實際看到巨人機器的。

「就像鍋炉騎着竹馬，像人類那麼樣行走。」

隨着夜晚的來臨，避難者越來越多，終於滿街都是。弟弟問了好幾個避難者，但是

沒有人給他滿意的答覆。

一個人回答說：

「我從拜福里特鎮來。今天一大早，就有騎着脚踏車的人來鎮上，一家一家去通知要早些撤退。之後，軍隊就來了。

我到屋外一看，南邊有烟像雲似地昇起，然後聽查特西那邊傳來砲聲。不久，威橋鎮的人就逃到拜福里特來了。於是，我把房子釘死，好容易逃了出來。」

不久，在人群中間，有罵政府和軍方的聲音高起來。

「爲什麼不在這樣的騷亂之前就把火星人解決？」

到了八時左右，倫敦南方一帶傳來了清晰而激烈的砲聲。

弟弟到了很晚才回去他住的公寓。他已經非常替我担心，也憂慮我遭遇了可怕的事。那晚很悶熱，砲聲斷斷續續。

弟弟反覆看了幾次報紙，很怕我發生了最壞的事。他讀書準備攷試，想藉此消解憂思，但是沒有用。

午夜過了一點他就上床，但是還沒天亮就作了惡夢醒來。他聽到敲門的聲音，街上的脚步聲和尖銳的鐘聲。

弟弟吃驚，跳下床，跑到窗邊。

他探出頭一看，別的窗子也都相繼打開，穿着睡衣的人們出現了。

在道路上，警察一邊敲門一邊喊道：

「火星人快來了。」

警察說完，又跑到另一家。

兵營那邊傳來鼓聲和喇叭聲，所有的教堂都响着激烈的鐘聲。家家戶戶的門都打開，窗口點上了黃色的灯光。

從街道那頭跑來一輛馬車，到了街角，車聲突然變大，在窗下發出裂開似的聲音後，漸漸跑遠，聽不到了。之後，立即又有兩輛馬車跑來，然後一輛跟着一輛跑來。

馬車都向着巧克華姆車站跑，他們是想在那兒改乘火車逃難。

弟弟發呆地看着外面許久之後，他後面的門被打開，對面房間的男人進來。那個男

人只穿襯衫和褲子，褲子的吊帶從腰際垂下，似乎是剛起床，頭髮蓬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火災嗎？爲什麼在吵嚷？」

街道上聚集了許多從屋裡出來的人，他們在交談。弟弟簡短地回答了那個男人的詢問之後，開始穿衣服。街道上的吵鬧聲越來越大，所以弟弟每穿好一件就跑到窗口看一次。

不久，報童出現得比平常早了許多，開始喊：

「倫敦危險了，南邊的防禦線被攻破了。火星人沿着泰晤士河殺光所有的人。」

於是，在下面房間，在道路兩旁的房子，不，在整個倫敦，人們開始嘈雜起來。人們揉搓睡眼，開窗看外面，問些沒有道理的問題，急忙開始換衣服。

迫在眉睫的恐怖的暴風雨的前兆已經吹來了。

弟弟下樓出去，從各個房屋的房簷之間看到的天空被拂曉的日光染成紅色。逃難的人越來越多，有的人徒步，有的人乘車。

人們喊着：

「黑烟！」

恐怖捕捉着人心，無止境地擴張。弟弟站在門口張望，報童走近，他買了報紙。報童一邊跑，一邊以一份一先令的價錢賣報紙。他是既想賺錢，又想逃。

報紙上刊載着總司令部發表的絕望的消息：

火星人用火箭的力量發射黑雲般的毒氣，我們的砲兵隊被這種毒氣完全消滅了。李契蒙德、金斯頓、威因堡頓等鎭被毀了。

現在火星人正向倫敦節節逼進，要阻止它們是不可能的。爲了免於黑色毒氣的攻擊，除了逃走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總司令部發表的消息只有這些，但是這些已經足夠威脅人們了。六百萬個倫敦市民激烈動搖，結成一團，想向北流出去。

駕駛錯誤的馬車撞倒路旁的水槽而碎裂，驚叫聲和責罵聲四起。跑過去的馬車中還

有點着灯的。

弟弟知道了事情的嚴重，所以急忙回到房間，將十鎊左右的金錢全部納入口袋，又匆忙走出去。

15 黑色的毒氣

火星人再度開始攻擊是我在路旁和牧師談話的時候。那時我弟弟在倫敦的街道上遇到從南邊去的避難人群。

接近黃昏的時候，三個巨人機器從共用地那邊出現，慢慢向威橋鎮前進。它們是面向在那一帶擺好陣勢等待着的砲兵陣地，背向夕陽而出現的。

三個巨人沒有成爲一堆，而互相保持着兩公里的距離，成一直線前進。它們發出汽笛般的吼聲，聲音忽高忽低，作爲互相通知的信号。

原來我和牧師在路旁聽到的就是這種很大的聲音和砲聲。

巨人最先接近的砲兵陣地的砲手是沒有良好訓練的志願兵。所以巨人還沒有充分接近，這些砲兵就盲目射擊，立刻逃走。

因此，巨人不必使用熱線就大踏步地跨過那砲兵陣地前進。

但是下一個陣地的士兵們受過良好訓練，士氣旺盛。陣地隱藏在松林中，所以連走在最前面的巨人好像也沒有發現。

砲兵們等巨人走到一千公尺之內才射擊。

砲彈在巨人周圍爆炸，巨人蹣跚了兩三步就倒下了。士兵們齊喊，火急再裝砲彈。

倒下的巨人發出尾巴拖得很長的喊叫聲。於是，第二個巨人立刻回答，並在南邊的森林中閃閃發光地出現。

倒下的巨人似乎是三隻脚中的一隻被砲彈打碎。士兵們對準這個巨人進行了第二次的一齊射擊，但是全都沒有射準。

同時，另外兩個巨人向砲兵陣地發射熱線。彈葯爆炸，周圍的松樹一下子燒成紅色

，能免於一死的士兵只有一兩個。

之後，兩個巨人走到倒下的巨人旁邊開始商談，據守望的士兵報告，那兩個巨人在那兒靜靜地待了三十分鐘左右。

火星人從倒下的巨人的頭裡爬出來，好像在修理毀壞的部份，但是不久又站起來。不久，另外四個巨人拿着粗而黑色的管子來，並將管子分給原先的三個巨人，一個巨人一個管子。

七個巨人保持着同樣的距離，圍成一個圓圈，一齊前進。於是有十個狼烟從它們前面的山丘被發射昇空，這是通知散佈在這一帶的砲兵陣地火星人已經接近。

頃刻間，抱着黑色管子的四個巨人開始渡河。那時我和牧師正乏力地走在通向北邊的道路上，我們看見這些巨人中的兩個背着西天，顯得很黑。巨人彷彿是走在雲上似的，這是因爲乳白色的靄霧籠罩着原野，掩蓋了巨人的脚的三分之一的緣故。

牧師看到這情形，從喉嚨的深處發出微小的喊叫聲，拔腿就跑。但是我知道想逃脫這些巨人是沒有用的，所以爬進了路旁的水溝。牧師回頭，看到我所做的，也退回來爬進水溝。

兩個巨人站住了，巨人們已經停止吼叫。七個巨人圍成一個新月形，不過，兩端的距離有二十公里左右。

在那新月形的正面，山丘和林子中有砲兵陣地列陣等待。信号的狼烟昇起後，那些陣地一齊活躍起來。

巨人們到了砲彈射程內時，排成一大排的大砲一齊噴火。

我注視着巨人，心中思想各種問題。

火星人對我們地球瞭解多少？它們是不是將地球人的反擊，看成被捅了巢的蜜蜂生氣而反擊而已？倫敦的戰鬥準備做好了沒有？

我覺得好像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了。那時，遠處傳來轟隆轟隆的砲聲。跟着一發，又一發，一發比一發的聲音近。

於是，在我們附近的巨人高擧黑色管子，像大砲那樣發射，笨重的轟隆聲搖動了地面，另外一個巨人又同樣發射。

我看到這奇怪的大砲的發射，非常興奮，忘記了自己的安全，也忘記了手的燙傷，攀上籬笆，眺望最先發出砲聲的方向。我想這次射擊一定引發了上昇的烟或火焰。但是地平線上只有白色的靄霧瀰漫，沒有任何爆炸，周遭又恢復了靜寂。

牧師在我身邊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蝙蝠發出聲音飛走。我往火星人那邊看去，火星人正沿着河岸向東以旋轉似的動作前進。

現在隱藏着的砲兵陣地會發動一齊射擊吧，我這麼想。但是，等着、等着，夜的靜寂沒有被打破。

火星人的影子隨着遠去而漸漸變小，不久，消失在靄霧和夜幕中。

我們兩個好像約好了似地一齊爬到更高的地方。遠方地平線上有圓錐形的山丘似的黑色東西隆起來，更遠處又有一個同樣的東西。

這些黑色的山丘漸漸擴大。

我們將眼光移到側面時，那兒有第三個山丘隆起來。

周遭已經靜寂下來，我們聽到遠方火星人互相喊叫的聲音。又有了那種大砲似的轟隆聲，但是砲兵陣地沒有任何反擊。

那時我們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眞相，後來才有人告訴我們那些可怕的小山是什麼。原來是不管是山丘、樹林、村莊，只要砲兵陣地可能隱藏的地方，火星人就對準那地方用那種黑色管子發射巨大的砲彈。

這些砲彈碰到地面時會破碎，却不會爆炸，但是會立即噴出像墨水那麼黑而重的蒸氣。濛濛的蒸氣就像黑雲般打着漩渦上昇，這些蒸氣小山自然而然沈下來，慢慢向周圍擴張。吸到這種蒸氣的人就立刻窒息而死。

這種蒸氣比任何一種烟都重，由於最初的衝擊而上昇後，在空中沈下來，不像氣體，而像液體般在地面上流動，流下山谷、河流和水溝。

這種蒸氣接觸到水就起某種化學反應，變成黑色的糟粕，浮在水的表面。奇怪的是

吸了蒸氣會立刻死亡，但是喝了將糟粕過濾的水却不會有任何傷害。

這種東西似乎是以地球上所沒有的四種元素組成的，是什麼東西？則不知道。

這種黑色的烟會一度上昇，但是會漸漸沈下，低低地垂罩地面，所以人如果在很高的屋頂上，大樹頂上，離地十五公尺以上的地方，則能免於危險。

實際上就有人是這樣保住性命的。他是因爲爬上了教堂的塔而得救的。

他從塔上往下看，只見黑色的蒸氣打着漩渦流動，在這漩渦中村裡的房屋像幽靈般浮着。

他苦於疲倦和飢餓，被陽光灼着，留在塔上一天半。

但是在多數情形下，火星人用黑色毒氣殺光了那一帶的人類後，又到那兒放射水蒸氣，從空氣中除去那毒氣。

就這樣，像人類用煙去燻黃蜂似地，火星人一面發射這可怕的毒氣，一面向倫敦接近。

對火星人進行有系統的反擊到這個星期日晚上就結束了。從此以後，沒有一個人正面對抗火星人。

16 逃出倫敦

就這樣，到了星期日黎明，世界最大都市的倫敦就陷入了恐怖。

避難者像河水般流到車站，在周圍打轉，蜂湧到泰晤士河碼頭互相推擠，亂成一團。

火車擠得滿滿的，還有人互相拼命爭着想擠進去，有人被踩死，甚至負責交通指揮的警察都因爲過份疲勞而冲昏了頭，把市民的頭打傷。

坐不上火車的人走往向北的道路，把道路充滿。

到了中午，火星人的一個巨人機器在倫敦的南郊出現，發射了前文說過的毒氣彈。

黑色的烟順着泰晤士河飄流，封鎖了渡橋逃難的路。

我的弟弟在向北的道路上前進，在一家脚踏車店前面，狂亂的人們在爭奪脚踏車時

，順利地弄到一部腳踏車。

這部腳踏車因爲爭奪的結果前輪胎爆了，但是弟弟顧不了這個，照樣騎着出發。

因此，弟弟迅速地脫離非常混雜的人群，帶着飢餓和疲勞，比別人先走一步。

但是腳踏車的輪子終於不能動了。弟弟把腳踏車丟在路旁，蹣跚地走起路來。

逃難的人到了愛濟威爾村時，村民們站在路旁和門口看着逃難的人，好像想看出發生了什麼事。弟弟在這兒的旅舘得到了食物。

當他讓身體休息，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時，避難者的數目漸漸增加。但是那些人也不知道關於火星人的新消息。

弟弟決定到倫敦東北方約四十公里的查爾姆福特一個朋友家。

當他接近一個彎路時，前面傳來女人的驚叫。他急忙跑到轉角一看，兩個男人正想把兩個女人從小型馬車拉下來，第三個男人按着受驚而亂鬧的小馬的頭。

女人中的一個是穿着白色的外衣，很矮的人，她只顧驚叫；另外一個是穿着黑色衣服，很苗條的人，她用手中的鞭子抽打抓着她手的男人。

弟弟一邊喊叫一邊跑過去。想把女人拉下來的其中一個男人放了手，回頭轉向弟弟。

弟弟對拳擊很有自信，所以立即跳過去把那個男人打倒，並且踢了他的要害，使他昏過去，然後抓住正在拉黑衣女人的男人的領子。

那時，按着馬頭的男人用鞭子抽打弟弟的眉間，被弟弟抓住的男人乘機掙脫，由小路逃走。

弟弟眼睛有點暈眩，定神一看，正面對着第三個男人。

馬車已經搖搖晃晃地跑起來，坐在馬車上的女人探出身來回頭看。

眼前的男人是魁梧、粗暴的人，他猛然衝向弟弟，弟弟閃躲，一拳打在他臉上，然後迅速轉身，跟着馬車後面跑；魁梧的男人追來，剛才逃走的男人也回來，從很遠的後面追著。

弟弟被石頭絆倒。最接近他後面的男人也跌倒。弟弟站起來時，比較後面的男人已追上來了，弟弟有了兩個敵人。

若是照這樣下去，弟弟一定被他們結果了。但是，那個苗條的女人很大胆地停住馬

車，回來幫住弟弟。

她手上拿着手槍，剛才大概是因爲突然受到三個男人的襲擊，所以沒有時間拿出手槍。

她從對面六公尺處開槍，子彈掠過弟弟。那個胆小的男人首先逃走，魁梧的男人罵着胆小的男人，自己拔腿而逃。兩個人在另一個男人昏倒的地方站住。

苗條的女人拿着手槍的手伸向弟弟，說道：

「你拿着這個吧。」

弟弟擦着嘴唇傷口上的血說道：

「上車吧。」

她一語不發地轉過身去。兩個人一齊回到馬車那兒，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正在辛苦地想按住受驚的馬。

弟弟回頭一看，强盜們正想偷偷溜走，大概是服輸了。

弟弟對那兩個女人說：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請你們讓我坐在前面的位置上。」

弟弟坐好後，黑衣女人鞭打馬，馬車跑起來，轉過街角，就看不到那三個男人了。

就這樣，弟弟由於想不到的事情變成兩個女人的旅伴。

黑衣服的女人對於她們自己作如下的說明：

「我是住在斯坦摩亞的醫生艾爾芬斯頓的妹妹，這位是我的嫂嫂。我哥哥昨晚很晚去看一個急症病人，回來的路上聽到火星人來襲的事，於是急忙回家，把我們叫起來，吩咐我們坐馬車到愛濟威爾，從那兒改搭火車逃難。

哥哥說他要留在家裡，把家裡整理好後再追上我們。他說大概黎明時候就會追上我們，但是已經九點鐘了，還不見他的影子。

在愛濟威爾，避難者增加，不能停放馬車，所以我們走進這條岔道。」

弟弟說：

「在妳哥哥沒來以前，我會一直跟妳們在一起；如果他一直不來，以後的事我也會和妳們商量。」

弟弟又把自己逃出倫敦的情形和自己知道的關於火星人的事全部說出來，再補充道：「因此，在這附近磨蹭下去是危險的。最好儘快逃難到遠方去。」

醫生的妹妹，也就是艾爾芬斯頓小姐說道：

「我們帶着錢，大概有三十五鎊，夠買火車票吧。」

「我也帶着十鎊左右。但是從倫敦車站的騷亂看來，恐怕很難坐上火車。依我想，坐馬車向東北方向前進，由哈力濟港逃到外國是最好的。」弟弟說。

醫生的太太，也就是艾爾芬斯頓夫人似乎沒有把弟弟的話聽進去，胆怯地唸着她丈夫的名字。但是艾爾芬斯頓小姐却沈着而堅定。她說：

「我也想這樣才好。」

三個人於是坐着馬車向東北方向前進。

17 水雷艇的活躍

假如火星人僅以破壞爲目的，那麼在星期一的一天之內倫敦市民就已經全被殺光了。但是不知道爲什麼火星人並不想一口氣攻擊倫敦。

假如在這星期一的早上乘氣球昇上天空往下看看倫敦，那麼一定會看到奇異的情景。從倫敦到東北方的一切道路大概會由於逃難者的車水馬龍變成一片黑色吧。失去了秩序的六百萬人正不知道前途地逃亡着。

另一方面，倫敦市內已經沒有一個人影，像網眼兒那麼錯綜紛繁的街道，也是空盪盪的，沒有了行人。

展開在倫敦南邊的綠色平原上可以看到點點滴滴黑色毒氣彈落下的痕跡，就像用鋼筆把墨水洒在地圖上似的。

在那一帶，閃閃發光的巨人機器來來往往地忙着散佈黑色的毒氣，但是毒氣完成了目的之後，就放射水蒸氣來消除毒氣。

火星人將反抗它們的人消滅無遺，但似乎不想殺光不反抗的人。

到了下午一點鐘，巨人機器終於在泰晤士河南岸出現，渡河進入倫敦。

另一方面，圓筒繼續每隔二十四小時降下一個。第五個圓筒降落的地點和我有很深的關係，以後我要詳說。第六個圓筒在溫堡頓降落。

那時，我弟弟在倫敦東北方數十公里遠的一個牧場停下了馬車，在兩個女人睡覺的時候看守着，他看到了綠色的光閃耀着降落在遙遠的南方地平線上。

星期二，弟弟他們繼續向東北方前進。他們聽到了火星人佔領倫敦的消息。

那晚，第七個圓筒在倫敦市內降落。這回是艾爾芬斯頓小姐在看守時看到。

星期三，弟弟他們到達查爾姆福特鎮。自稱公共物資配給委員會委員的人們過來把馬車的小馬當作食用品徵收了。

街上流傳着火星人由南邊迫近的傳言。弟弟認爲不能磨蹭，所以決定立即徒步出發。

快到中午的時候，弟弟他們突然看到了海。聚集在那兒的各種類的船多得令人吃驚。那些船是在等着載逃難者到外國去的。從小型的漁船、汽船、帆船到大型的貨船、客船，樣樣都有。

海岸上群集着小艇，好像是在和岸上的逃難者談着運費。

他們看到在離岸三公里的海上浮着一艘軍艦，這是水雷艇雷童號。

近處的軍艦只有這艘，但是遠處有艦隊完成了戰鬥準備在待命。

艾爾芬斯頓夫人看到海就完全慌張了，她說：

「我從來不曾到過外國。要在外國一個人孤獨地過日子，還不如死了的好。我想回到在斯坦摩亞的家裡，和先生見一面。」

艾爾芬斯頓小姐又安慰她，又鼓勵她，但是夫人還是不斷地哭訴。

弟弟和艾爾芬斯頓小姐好容易把夫人說服，帶到海岸。那兒有從泰晤士河轉來的輪船的小艇。小艇的人出價說：

「把你們載到比利時的歐斯坦德港，三個人三十六鎊，怎麼樣？」

弟弟認爲這價錢太貴，但是危險已經迫近，不得已答應了。

「好，我們坐。」

他們三個人被那艘小艇載到輪船那兒，在入口繳了船費，坐上了船，那時是下午兩點鐘左右。

這時乘客已經有了四五十人，但是船長拋錨到五點鐘左右，想等到乘客滿船爲止。那時南方傳來大砲的轟隆聲，貪而無厭的船長也慌忙起錨。要不然，他還要撐下去哩。

砲聲越來越大。從南方地平線上拖得很長的靄霧裡昇起了小小的一縷烟。

弟弟他們坐的小型輪船穿過碇泊的大船之間向東行駛。海岸漸漸地變成藍色，變成模糊。

那時一個火星人的巨人機器出現了，距離還很遠，看起來很小，但是正沿着海岸向北前進。

船長看到這個，胆怯起來，大聲喊道：

「混蛋，我們本來該早一點出發才對嘛。」

船的輪子開始激烈地划水。

乘客們在船邊上排成一大排，提心吊胆地看着巨人那邊。巨人聳立得比陸地上的樹和教堂的塔還高，慢慢地踏着大步接近過來。

弟弟這是第一次看到火星人，他帶着恐懼和驚訝交織的心情看着。不久，巨人就踏進海裡，漸漸向水深處接近過來。

跟着另外一個巨人在海岸出現。又有第三個出現。巨人們似乎想阻止集中在這個港口而準備逃走的船。

弟弟他們坐的船的輪子瘋狂般濺起飛沫旋轉。但是巨人在海裡向着他們迅速接近過來。這使得他們覺得好像是船在退後。

群集在港口的許多船驚慌地想逃走。汽船吐着濛濛的烟，帆船急忙張帆。

弟弟一個勁兒注意着海岸，沒有去看海上。船身突然激烈搖動，弟弟從站着的座位上摔下來。周圍的人高興地把脚踩出聲音來，大概是發生了什麼好事。

弟弟站起來往右邊一看，看到距離他們的船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有一艘尖得像刀子

那麼銳利的大鐵船撥開起泡的海浪突進。

剛才是因爲這個波浪撞上來，所以弟弟他們的船才會激烈地搖動。船大大地傾斜，所以一邊的輪子露出水面空轉，另一邊的船緣險些浸到水裡。

是水雷艇雷童號襲擊巨人。甲板上的大砲忽然噴出大火。

弟弟站在搖動的甲板上，抓住船緣，再看巨人那邊。現在三個巨人集中在一起，走進海裡，長長的三脚都淹在水面下了。在水面之上的只有像帽子形狀的頭，這和向着它們突進的水雷艇比較起來，並不顯得多可怕。

巨人們似乎對這新的敵人不知如何是好。水雷艇沒有發射大砲，而全力向巨人迫近。水雷艇所以能接近巨人，似乎是因爲沒有發砲的緣故。

火星人似乎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新的敵人。只要水雷艇發射一砲，火星人就會對抗着發射熱線，那時一定立刻解決了水雷艇。

水雷艇在一分鐘之內就衝到弟弟他們的船和巨人們的正中間。

突然間，領先的巨人拿着黑色的管子低低地瞄準水雷艇發射黑色的毒氣彈。

毒氣彈打中了水雷艇的船緣，噴出墨水似的黑煙，打着漩渦擴散在海面。水雷艇立即衝破黑雲而出現。

三個巨人零落地分散，向岸上撤退。其中一個高舉着照相機形狀的熱線放射器，向下傾斜着發射。

熱線打到水雷艇船緣附近的水面，水蒸氣像雲般湧起。那熱線一定像白熱的鐵棒刺破紙張似地穿破了水雷艇的船緣。

那時，湧起的蒸氣中，一縷火焰閃耀，這是水雷艇發射了大砲。

那個巨人搖搓了一下，倒在海中。一個大水柱和蒸氣高高昇起空中。擠滿了輪船的乘客看到巨人倒下，哄然大噪。

那時，水雷艇的黑色船體從白色的水蒸氣漩渦中出現。雖然船緣拖着火焰的尾巴，還是向前突進。乘客們又發出了喜悅的喊叫聲。

水雷艇的舵還是靈的，引擎似乎也還在動。水雷艇向第二個巨人直衝，到了距離巨人二百公尺處時，巨人發射了熱線。

水雷艇上發生了猛烈的爆炸，發出了令人目眩的光，同時甲板和煙囪都飛散。火星人被這爆炸的風吹得搖搖擺擺。很快地，水雷艇被火焰包着前進，撞上了巨人。巨人像馬糞紙的製品似地碎裂，倒下。

弟弟不覺喊出聲。忽然，蒸氣像雲般打着漩渦昇起，把一切掩蓋得看不見。

船長喊道：

「已經解決了兩個巨人。」

全船的人瘋狂般嘈雜起來，歡呼聲籠罩了每一艘船。

蒸氣在水面上擴散，第三個巨人和海岸都被掩蓋得看不見了。船仍舊向海上不斷前進，遠離了戰場。

不久之後，黑煙和水蒸氣平靜下來，水雷艇雷童號已經連影子都沒有了。

太陽正在下山，西邊的地平線上是一片金光閃閃的霧。

那時突然傳來大砲的轟隆聲。乘客們爭先恐後地抱住欄杆，向西邊眺望，但是什麼都看不出來，只有斜着昇起的幾縷烟遮住太陽的表面。

不久，太陽已經下山，天空漸漸黑暗，傍晚的星星開始閃爍。

於是，船長喊了一聲，指着西邊的地平線說：

「你們看。」

弟弟凝目望去，不知是什麼東西從傍晚的霧中飛上天空。那東西向着雲上澄藍的高空，以極大的速度斜飛而去。

那是一個很寬濶的扁平東西。在天空中畫着一條很大的曲線而飛，漸漸降低，又消失在地平線上的夕靄中。

第二章　火星人的統治

1　在火星人的脚下

話題離開到弟弟那邊去了，現在要回到我這邊。

星期日晚上，我和牧師逃避了黑色的毒氣，逃進倫敦西南約二十公里的哈里福特鎮的一個空屋裡，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被黑烟隔離了外面的世界，躲在那兒。

我非常担心我的妻。妻一定閉居在勒柵黑德，因恐怖而戰慄着，以爲我已經死了，而在悲傷。

我將妻委託給堂弟，那個堂弟雖然不是胆小鬼，却是腦筋不太靈活的人。現在最需要的不是勇敢的態度，而是小心謹愼的心理準備。

唯一的安慰是火星人正向着倫敦前進，也就是漸離妻所在的勒柵黑德。儘管如此，我的憂慮並沒有表現在外表。但是牧師却不斷地長吁短嘆哭訴，不像個大人。我爲他的小孩子似的態度而生氣，把我自己關在另外一個房間。

黑色的烟從星期一早上一直繼續着向河流方面慢慢地流動，終於把我們藏身的房屋外面的道路也掩蓋了。

大約中午的時候，巨人機器之一橫過原野而出現，放射很熱的蒸氣，消除了黑色的烟。

蒸氣也激烈地噴在我們藏身的房屋上，把玻璃窗打碎。牧師慌忙逃出去，被蒸氣燙傷了手。

巨人離去後，我們從窗口窺視外面，附近一帶就像一場黑色的暴風雪之後的樣子。我們眺望河流那邊，燒成漆黑的牧場混雜着紅色的什麼東西。

我們就這樣好容易避免了黑烟的危險。

我說要立即出發，但是牧師好像沮喪地，楞楞地反覆說着：

「在這兒是安全的，這兒安全。」

我決定丟下牧師不管，開始做出發的準備，於是牧師突然慌慌張張說要一齊去。我們五時左右出發，沿着東北方向的路走。

在山柏莉鎭上，人和馬的屍體帶着痙攣的樣子躺着。那些屍體和翻覆的馬車，被扔出去的行李，都被黑色的灰塵覆蓋着。

我們再往前走，終於看到綠色的草木，這一帶逃過了黑色的烟。

我們開始在路上碰到零零落落的人，大多數的人都和我們一樣正想尋找下一個避難地點。

八點半左右，我們渡過了力濟蒙特橋。我們看到水面上漂流着直徑足有兩三公尺的

一塊紅色的東西，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

在這個鎮上，也是黑色的灰塵掩蓋着地面，到處躺着屍體。

我們走過了力濟蒙特，接近邱鎮時，突然有許多人從對面跑來。我們連吃驚的時間都沒有，一個巨人機器的上體就在前面的屋頂上出現，離我們不到一百公尺。我和牧師都怔住了，竚立在那兒。那時，假如巨人看着下面，我們大概是當場被殺了。

我們從驚嚇中醒來時，就跳進岔路，躲藏在一個房屋庭院中的小舍。牧師蹲在那兒，流淚哭泣，全身癱軟，一直不肯站起來。

但是我總是想着不能不去勒柵黑德，所以到了傍晚，就走出小屋。於是，牧師慌慌張張地從我後面趕上來。

我這個決定太魯莽了，因爲火星人明明就在我們附近。

牧師剛追上我時，我看到一個巨人機器橫過牧場而去，巨人前面有四五個人在跑。巨人在追他們。巨人大踏步地前進了三步就追上了，但是沒有放射熱線，而用觸手把人一個一個抓起來，丟進它背上揹着的一個金屬籃子裡。

我到了這時才第一次想到某種事情，突然不寒而慄。火星人除了殺人之外，似乎另有可怕的目的。

我突然轉身從邊門逃進院子，躲在水溝裡。牧師也跟來了。

我們不出聲音、身體不動地蜷縮着，直到星星開始出現。

晚上十一點左右，我鼓起勇氣，再度出發。這回我們不走道路，而沿着籬笆或栽種的樹木背後走，因爲不知道巨人在那裡，所以牧師注意着右邊，我注意着左邊，非常留心地走向黑暗。

不久，我們到了新鎮。這個鎮沒有被破壞，但是每一個房屋都寂靜無聲，似乎沒有人。

牧師突然又訴說疲倦和口渴，所以我們兩個人就在這附近的房屋尋找食物。

我們在首先進入的一個房子，除了發霉的乳酪之外什麼也沒有發現，不過水倒是有的。

我們進入的第二個房子是由石牆圍着的白色房子。我們進入食品室，發現了食物，

麵包兩個、肉一塊、火腿半條。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爲我們只能靠這些渡過此後兩個星期。

除了這些，還有瓶裝的啤酒、兩袋扁豆、和乾癟的萵苣。食品室和厨房相通，厨房裡還有柴薪。在厨房的櫥櫃裡有一打葡萄酒，一個鮭魚罐頭和兩罐餅乾。

我們在厨房坐下，因爲怕被火星人發現，所以沒有點灯。我們吃了麵包和火腿，喝了一瓶啤酒。

牧師剛才還在哆哆嗦嗦，現在却很奇怪地鼓起勁兒說：

「休息一會兒就出發吧。」

「那很好，不過那是吃夠了，有了力氣以後的事。到夜半還有一段時間呢！」

我正在說的時候，又有令人目眩的綠色的光閃耀。厨房裡的東西被照成顏色分明的綠色和黑色，立刻又變成漆黑。

緊接着整個房子裡的東西都搖動得很厲害。玻璃窗破裂，牆壁崩潰，天花板的灰泥紛紛落在我們頭上。我被打倒在地板上，碰到炉灶，昏過去了。

我大概昏過去很久，當我甦醒過來的時候，周遭還是一片漆黑。牧師替我把臉弄濕。

一時間我想不起來發生了什麼事。不久，腦筋逐漸清楚，同時太陽穴上的傷痛起來。

牧師小聲說：

「好些沒有？」

我好容易回答一聲，坐起來。

牧師提醒我：

「不可以動。碗盤的碎片從櫥櫃掉下來，滿地都是。你一動就會發出聲音，前門口一定有火星人。」

我們兩個人沈默地坐着，屋子裡面像死了一樣寂靜。只有那麼一次在我們的旁邊不知道是灰泥還是瓦片嘩啦嘩啦地滑下來。

外面，就在近處，斷斷續續地傳來金屬相撞的聲音。

牧師說：

「聽。」

「唔，是什麼？」

「是火星人。」

我凝神傾聽。

「好像不是熱線的聲音，或許是巨人機器撞上了這個建築物。」

我們全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幾乎一動不動，靜靜在那兒，直到過了三四小時天亮爲止。

早晨微弱的陽光終於照進來，陽光不是從窗口照進來，窗口已經被外面隆起的泥土完全蓋住了。我們背後的牆壁崩潰，形成的瓦片堆和天花板的橫樑之間形成了三角形的縫隙，陽光就是從這縫隙照進來的。

由於這微弱的光，我們開始能模糊地看到厨房裡面的情形。

院子裡的許多泥土好像是打破玻璃窗飛進來，餐桌和地板都被泥土覆蓋着。窗外泥土像土堤般隆起。

由厨房通到正房的地方崩潰得一大糊塗，陽光從那縫隙照進來。正房好像已經完全崩塌了。

隨着陽光的增强，我們從牆壁的裂口看到了巨人機器站在外面守望着。因此，我們儘可能靜謐地由薄明的厨房退入漆黑的盥洗室。

我突然明白了情況，我對牧師耳語道：

「這是第五個圓筒。從火星發射的第五個圓筒命中了這幢房子，我們被埋在一堆破爛中了。」

牧師沈默了一會兒，突然喃喃地說：

「上帝呀，憐憫我們吧。」

不久，牧師發出了啜泣聲，除了這聲音之外，周遭是一片靜寂。我忍着呼吸聲，看着從厨房門口照進來的微弱的光。

外面開始響着叮噹叮噹的聲音，然後傳來汽笛似的很大的聲音，靜止了一會兒之後，傳來引擎吼叫的聲音。

隨着時間的過去，聲音的種類增加了。不久，隨着有規則的聲音，周遭激烈地搖動起來。

這樣經過了好幾小時。我們蹲着顫抖，但是最後由於疲倦得厲害，終於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們醒來時，肚子餓得很，大概是因爲睡了一個下午，所以越來越餓得厲害。

我再也忍不住餓，就對牧師耳語：

「我去找食物。」

我摸索着走到食品室。牧師沒有回答一個字。但是他大概是聽到我吃東西的聲音，所以偷偷地靠近過來。

2 從崩潰的房屋向外窺視

我們吃完後回到盥洗室。之後，我大概又盹睡了。醒來看看周圍，牧師不見了，我變成孤單單一個人。

地面震動的聲音還是頑固地繼續着。我用很低的聲音喊了牧師兩三次，但是沒有回答，所以我摸索着走到廚房的門口去看。

似乎還沒天黑，光亮從那三角形的洞射進來。我們的牧師扒在那個洞窺視着外面。

我彷彿在引擎室裡面似地，聽到種種聲音。由於那些聲音的震動，周遭在搖動。我從牆壁的缺口看到被夕陽染成金黃色的樹梢和靜謐的、藍色的、傍晚的天空。

我看着牧師的背影大約一分鐘，然後注意着不要踏到散佈在地板上的碗盤碎片，彎着腰向前面走。

我摸到了牧師的脚，於是牧師嚇得跳起來。所以外面灰泥塊滑落，發出很大的聲音。我抓住牧師的手，防止他發出喊叫聲。

我們兩人身體不動地蹲了很久，不久之後，查看牆壁的崩潰情形，看到灰泥掉落的地方有了縱的裂口。

我們小心地移動身體，從那裂口看到外面的情形。附近一帶的情景完全變了。似乎是第五個圓筒命中了我們第一次進入的房屋中央。建築物已經消失了，碎成粉末了。

圓筒躺在比最先陷入的地方更深的地方，那個洞穴比我在屋金村看到的洞穴挖得大得多。

因爲圓筒以很大的衝力降落，所以泥土被彈到洞穴周圍，隆起成小丘的樣子。我們所在的房屋已經崩潰到後面去了。靠近洞穴的一邊，也就是正房部份，連一樓在內全部崩潰了。只有厨房和盥洗室僥倖沒有崩潰，但是周圍被幾十噸泥土埋着，和火星人造成的大洞穴快要連上了。

好像要把什麼東西敲進去的聲音，似乎從我們後面傳來，時而有令人目眩的綠色蒸氣像面紗昇起穿過我們用來窺視的洞孔。

在洞穴的中央，圓筒已經被打開了。洞穴那一邊的樹林內聳立着一個巨人機器，它背着夕陽，樣子生硬粗魯。

因爲敍述上的方便，我先描寫洞穴和圓筒。事實上，我仔細看這些是以後的事，最先吸引了我眼光的是別的東西。

在洞穴裡面，閃閃發光的奇怪的機器一個勁兒在挖泥土。在堆到旁邊的泥土形成的小丘上，那可怕的火星人艱苦地爬來爬去。

那機器看起來就像用金屬製造的大蜘蛛，巧妙地運動着有關節的五隻脚。胴體上附着許多有關節的操作桿和能伸縮而抓東西的觸手。

機器的動作太快太巧妙，使得我最先不覺得它是機器。雖然巨人機器是戰鬥用的東西，能夠被驚人地巧妙操作，但是這個挖泥土的機器的動作比巨人機器更優良。

剛才我說這個機器像金屬製的大蜘蛛，但是也像金屬的螃蟹。

但是這是機器，而被火星人操作着，是確實的。因此，我轉而注意眞正的生物火星人。

我因爲已經看過一次火星人，所以不像第一次看那麼害怕，能夠仔細觀察，而且，這回我是躲在隱蔽處，不必慌忙逃走。

我越看越覺得火星人不像活生生的生物。頭的直徑大約有一公尺二十公分，那正面就是臉。臉上沒有鼻子，大概火星人沒有嗅覺。

兩隻眼睛黑色而非常大，眼睛下面有肉嘴似的東西。

頭的後面有像大鼓的皮那樣繃緊的膜。後來生物學家把火星人解剖觀察的結果，知道了這膜發揮耳朶的功能，但是在地球的濃厚的空氣中，大概是沒有用的。

嘴巴的周圍長着兩束細竹鞭似的觸手，每束八條，一共十六條。這些觸手担任手脚的任務，但是因爲地球的引力比火星的引力大，所以不能支持自己的身體。不過在火星上一定能用這些觸手輕鬆地走來走去。

我要順便說明，後來解剖火星人，發現其內部構造極爲單純。

很粗的神經從很大的腦通到眼睛、耳朶和觸手。此外還有肺、心臟和血管，但是這種肺在地球濃厚的空氣中功用似乎減弱。

人類的身體中，胃、腸、肝臟等消化器官佔了大部份，但是很奇怪，火星人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火星人不從嘴巴取進食物，從而也沒有消化的事，却從別的生物取得新鮮的血，注射到自己血管中。

我親眼看到火星人做這種事。關於這種事，我以後還要談，不過，這種事太殘忍，我幾乎看不下去，所以我沒有心情詳細說明。

簡單地說，火星人從活着的人類或動物抽取血液，用很細的管子直接注射到自己的血管裡面。

這對我們人類來說當然是可怕而討厭的。但是假如兎子也有判斷力，那麼我們吃兎子的肉對兎子來說也是同樣的可怕。

人類因爲吃東西和消化東西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是火星人用注射攝取營養，沒

有浪費這種時間和精力。

人類會因爲胃和肝臟强壯與否而變成健康與否，從而心情變成開朗或鬱悶。但火星人的健康和心情不必受到消化器管的影响。

在地球上的生物中，火星人似乎最喜歡人類的血。這個原因我們看了火星人用圓筒從火星帶來的食用生物就可知道。

這些食用生物的乾癟屍體後來在圓筒中被發現，多少和人類相似，是兩隻脚的動物，身高大約二公尺。每一個圓筒都帶着兩三隻這種動物，在圓筒到達地球時已經全部被殺。

此外，我想再說明一點後來才明白的火星人的身體方面的情形。

人類的心臟在睡眠時還在動，但是火星人不僅心臟，整個身體都不睡覺，因爲肌肉很少，所以不需要用睡覺來消除肌肉的疲勞。

火星人似乎不會感到疲勞。火星人在地球上爲了移動身體很勞苦，但是却沒有休息。它們像螞蟻那樣二十四小時連續不斷地工作。

我在說明火星人的身體當中想起一件事。在火星人來襲以前很久，有一位喜歡空想的思想家預言了人類未來的樣子，那個樣子和火星人的樣子非常相似。

根據那位思想家的說法，機器發達到能把人類立刻運到任何地方以後，脚就慢慢變成不需要的東西。化學進步到能製造優良的營養劑以後，消化器官也會變成不需要。同樣的理由，頭髮、鼻子、牙齒、耳朵、下顎之類的東西也會變成不需要。

於是，依照動物的器官不需要或不使用會漸漸退化的自然法則，人類的這些器官也會漸漸退化。

不過，臉是不能沒有的，所以會存留。還有，手因爲是要執行腦的命令，和別的部份之變小相反，會越變越大。

這位思想家的說法雖然是開玩笑說的，但是確實也有說對之處。

依我想，火星人在很早很早以前也和人類的樣子相似，後來由於腦和手漸漸發達，終於變成現在這種樣子。

火星人的身體和人類的身體顯著不同之點還有一個。在地球上，微生物成爲種種疾

病的原因，但是火星上却完全沒有這些微生物，或許是本來就沒有，或許是因爲火星人的衞生科學特別發達，老早就把微生物消滅淨盡。

所以，火星人似乎不曾罹患熱病、傳染病、結核、癌等疾病。

我還要說明火星的紅色植物，雖然這不是火星人本身的事。

地球的植物主要是綠色的，但是火星的植物主要是像血那樣鮮紅色的。總之，用圓筒帶來的植物都是紅的。但是這些植物之中和地球的植物競爭勝利而生存下來的只有叫做紅草的東西。

這種紅色蔓草因爲只繁茂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所以親眼看見的人不多。但是在那段短時間內，紅草却以驚人的速度繁殖擴張。

在我們躲在崩潰的屋子裡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紅草已經在洞穴周圍長起來，以水流處爲中心，不斷擴張。

但是像我這樣看到火星人實際動作的人似乎沒有。這是碰巧的事，沒有什麼好自傲，可是事實却是如此。

我曾熱心地觀察火星人。牠們會四五個人聚集起來，但是不用聲音或姿勢連絡，就把非常困難的工作慢慢做完。

牠們補充營養的時候一定會發出奇怪的喊叫聲。這些喊聲沒有調子，由此看來，大概是要把血注入血管時變換肺內空氣的一種運動。

火星人似乎不用聲音或姿勢就能互相傳達彼此的想法，也就是說能用精神感應。

火星人完全沒有穿衣服。牠們似乎不像人類這樣攷慮到禮貌和漂亮。牠們對於氣溫和氣壓的變化一定不太有什麼感覺。

火星人的科學比人類的科學進步得多，但是火星人使用的機器和人類使用的機器非常不同。

那是說牠們沒有車輪，火星人帶到地球來的機器沒有一個是使用車輪的。

火星人的機器沒有固定的軸，因爲如果使用軸，旋轉就會以軸爲中心，侷限於一個平面。

機器的接口全是在曲線優美的磨擦軸接承表面滑行的複雜的裝置。

再詳細點說明就是：附在機器上的很長的關節，是用嵌在有彈力帽殼的圓盤形肌肉似的東西來運動的。這個圓盤通了電流時就會帶着磁力互相拉引，這樣就能進行像動物那麼平滑的運動。

那個像螃蟹的工作機器也附有很多這樣的人工肌肉。眞正的火星人在陽光下喘着慢慢地運動觸手。和火星人比較起來，這種工作機器更顯得活生生。

我在觀察火星人和機器的運動時，牧師用力拉我的手，牧師皺着眉頭。他什麼都沒有說，但是看他的臉就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也想從裂口窺視。

裂口很小，一次只能一個人窺視，我勉勉强强把位置讓給牧師。

3 被囚的日子

不久，第二個巨人機器來了，所以我們從窺視孔逃回盥洗室。因爲巨人的眼睛位置很高，我們怕它看到我們在崩潰了一半的墻壁後面。

但是過了一會兒，我們就不太感到被巨人發現的危險。這是因爲火星人的眼睛暴露在令人目眩的陽光中，所以我們躲藏的地方對牠們來說一定是漆黑的。最先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所以每當巨人好像要接近來時，我們就忐忑不安地逃進盥洗室。

而且，我們無論冒多可怕的危險也想一看究竟的心情强得壓不下去。我們在會餓死或會被火星人發現而死得更可怕的危險之中，還互相爭着窺視的權利。

我們想看得不得了，但是又怕出聲，所以以奇怪的姿勢跑到厨房，互相毆打、推擠、脚踢。

事情之所以會變成這樣，一方面是因爲我和牧師不和諧，另一方面因爲只有兩個人暴露在危險中，所以齟齬得更厲害。

我和牧師第一次見面時，就討厭他喜歡發出絕望的喊叫聲的習慣，和對事情的愚蠢而古板的想法。

這樣閉居着，還要聽牧師沒有完的哭訴，我氣得快要發瘋了。

牧師像一個愚蠢的女人般不能控制自己，曾經繼續哭了好幾小時，像任性的小孩那樣以爲哭泣會有效果。

牧師比我能吃，我怎麼說給他聽都沒有用。事實上，我們想活命的唯一方法就是躲在這個隱藏處，一直到火星人挖好洞穴。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吃完了食品，或許會餓死。但是牧師好像中了什麼邪似地任意吃喝，晚上也不睡覺。

隨着日子的過去，牧師的行爲越來越不留心。因此，我們的處境越來越危險，所以我只好威脅他、揍他。於是他會暫時變乖。

想起並寫出這些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這篇故事的目的就是要把事實原原本本寫下來。

沒有遭遇到眞正的悽慘和可怕的人或許會責難說我的做法太殘忍，但是人類儘管知道什麼是壞事，被逼上生死關頭時，什麼都會做出來。

我們就這樣在黑暗的躲藏處忍着不出聲地互相咆哮、爭奪食物和飲料、互抓、互毆的期間內，外面在六月的烈日下火星人正繼續着奇怪的作業。

我想在這兒把話題轉回到我第一天所看到的事情。

過了一會兒，我毅然回到窺視孔去看，看到三個巨人機器在洞穴的周圍。那三個巨人拿來的新的不知道什麼機器整齊地排列着。

第二個工作機器已經裝配好了。這個工作機器是巨人拿來的新機器之一，使出勁兒工作着。

這個新機器有一個像牛奶罐的胴體，在這個胴體上有梨子形的容器在振動，白色的粉從容器流到下面的盆子。

那振動由工作機器的觸手之一傳動。工作機器用匙狀小竹板似的兩隻手把粘土挖起來投入梨子形的容器。

另一隻手時而將機器的胴體上的門打開，取出黑色的糟粕。

又有一隻觸手，把盒裡的粉沿着管子送進在青色的廢料堆那頭的容器。

那個容器被廢料堆遮住看不到，但是從那兒有像線那麼細的綠色的烟直直地昇上平靜的天空。

我繼續看下去，看到工作機器的短而粗的手像望遠鏡那樣順順利利地伸長。那隻手的尖端移到粘土堆後面之後，立即把閃閃發光的鋁棒抓起一根放上洞穴旁邊堆起來的鋁棒堆。

從日落到星星開始發光這段時間內，這個精巧的機器用粘土造出鋁棒一百根以上。青色的廢料堆漸漸增大，終於高過洞穴的邊緣。

這些機器麻俐而巧妙的動作，與操作這些機器的火星人的遲鈍、粗笨的動作成爲顯明的對比。無論怎麼想，總覺得機器才是活生生的生物。

牧師從牆壁的裂口窺視的時間內，我在下面坐下來注意傾聽。

牧師突然抽身退後，我以爲我們被發現了，覺得脊樑發冷。

牧師從破爛堆滑下來，爬到我身邊，好像要告訴我什麼似地一再比手畫脚。他看起來非常胆怯，所以我也害怕了。

但是過了一會兒，我由於想着可怕的事而有了勇氣，我就跨過牧師爬上窺視孔。

我窺視了，但是最初不知道牧師爲什麼胆怯。已經是淡暗的黃昏了，星星微弱地閃耀着，但是洞穴被製造鋁使用的綠色的光照得很明亮。或許是因爲綠色的光使東西的形狀輪廓分明的關係，奇怪地情景特別深刻地留在我心上。

洞穴的上面和裡面有蝙蝠飄飄然飛舞。剛才還在爬來爬去的火星人已經不見了，因爲牠們被藍色的廢料堆隱藏了。在洞穴的角落裡，一個巨人機器縮着脚折疊成很小。

不久，巨人嘩啦嘩啦移動身體的聲音中，我聽到雜有人類的聲音，以爲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非常留心地注視。那時我才頭一次清楚地確定了巨人的帽子似的頭載着火星人。隨着綠色火焰的昇起，我看到了火星人皮膚油亮亮的光澤和眼睛的明亮。

突然有了喊叫聲。我一看，巨人將一隻很長的觸手伸到背後，從背上突出的金屬籃子裡把激烈掙扎的什麼東西抓到空中。

那個東西背着星空顯得很黑，但是當觸手下移時，那個東西被綠色的光照亮了，我才看出那是人類。

那個人是臉色紅潤、體格粗壯的中年男人，穿得很整齊。三天前，他一定還是個相

當重要的人物，被人重視。我看到他怕得睜着眼睛，他的裝飾釦和錶鏈閃閃發光。

他的身影立刻消失在粉堆的後面。沈靜了一會兒，突然傳來驚叫聲。接着火星人高興地發出很長的喊叫聲。

我從破爛堆滑下來，兩隻手摀着耳朵，逃進盥洗室。牧師兩隻手抱着頭，靜靜地蹲着，但是我走過了他以後，他把臉抬起來。大概怕被我棄置不顧，大聲喊叫着跟在我後面來。

那晚我們躲在盥洗室，雖然很害怕，但是再看一次的好奇心也很强烈。

我知道非立刻逃走不可，但是想不出怎麼樣才能逃走。

但是到了第二天，我明白了我們是在怎樣的處境中。

牧師完全不能做商量的對手。他恐怖之餘，已經由人類降爲動物，失去了思攷力。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失去沈着。我覺得我們的處境非常危險，但是要放棄希望則還早。

或許火星人將這個洞穴當作臨時的立足地，如果是這樣，則我們還有得救的希望。

就算是火星人要永遠留在這個洞穴，或許牠們會認爲不需要繼續不斷地守望着，這樣一來，我們還是有逃走的機會。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挖一個和洞穴相反方向的地道。但是我想這個方法被守望的巨人發現的危險性很大。而且地道是非我一個人挖不可的，牧師是靠不住的。

我已經記不清是那一天，我想大概是第三天，我看到一個男人被火星人殺死。我親眼看見火星人攝取營養就只這一次。

因爲看到這麼可怕的事，所以我那天整天再也沒有從牆壁的孔窺視。我閉居在盥洗室，儘量靜寂地用斧子挖地道渡過了好幾小時。

但是挖下一公尺時，稀鬆的泥土崩潰而發出聲音，所以我失去了繼續工作的勇氣，也失去了動作的精力，在盥洗室的地板上躺了很久。

因此，我完全放棄了挖地道逃走的計劃。

第四天或第五天晚上，傳來了激烈的砲聲。

我從窺視孔偷看，看到明月閃耀。只有洞穴那一頭的土堤上站着一個巨人機器，沒

有看到別的機器和火星人。

我聽到狗吠聲，我注意傾聽這令人懷念的聲音。之後，我又清楚地聽到大砲的轟隆聲，先是六發，接着又是六發。就只有這樣，周遭又寂靜下來。

4 牧師之死

躲在崩潰房屋的第六天，我照常從牆壁的裂口窺視外面。

不久我發覺牧師不在我身旁。老是黏住我，想把我從窺視孔拉下來的他今天却閉居在盥洗室不出來。

我突然想起某種事，所以偷偷回到盥洗室。黑暗中傳來牧師喝什麼東西的聲音，我搶過來一看，那是葡萄酒的瓶子。

我們開始扭在一起，酒瓶掉在地板上破了。我推開牧師，站起來，我們喘着氣互相盯視着。

我站在牧師和食物之間，嚴厲地說：

「從此以後食物要採取分配方式，把剩下的食物分成十天份，每天只能吃一天份，不能多吃。」

到了下午，我昏昏欲睡的時候，牧師又偷偷摸摸地去拿食物。我突然發覺，把他制服。

之後，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我們都坐着互相盯視。

我雖然累了，但是倔强地堅持着我的決心。牧師說肚子餓了，又哭又鬧。

就這樣，我和牧師之間越來越不友善，終於變成正面的衝突。

兩天內，我們互相小聲咆哮，或互相扭打，我有時猛揍他一頓，有時撫慰他，想說服他。

但是無論是使用暴力或使用親切都沒有效果。牧師已經不能認眞思攷事情，他不停地偷取食物和喃喃獨語，好像已經發瘋了。

這個時候的事情我已經不能清楚地想出來，但是我記得我自己有時也像發了瘋，每次睡覺都做奇怪的、可怕的夢。

說起來有點怪，我之所以沒有發瘋或許是因爲牧師意志軟弱，先發了瘋，使我覺得不要像他那樣而振作起來。

到了第八天，牧師不再小聲說話，而開始大聲地嘮嘮不休。我無論怎樣撫慰他，他都不肯降低聲音。他反覆喊道：

「變成這樣子是理所當然的。啊！上帝呀。我們得到了懲罰。我們犯了罪。世間貧窮和悲傷繼續不斷，貧窮的人在塵埃中被蹂躪。

儘管這樣，我還是什麼都沒有做。我只宣講好聽的夢話。啊，上帝呀，這是怎麼回事？我本來該不怕死地站起來，宣講使人悔改的話。」

他突然改變話題，就我限制食物的事祈禱、訴苦、哭泣、恐嚇。

這樣的時候，我說：「拜託，聲音放低一些。」他就故意要使我困擾，威脅着說：

「我要把火星人叫來。」

我怕牧師或許會眞的那麼做，我提心吊胆。不過，那天總算沒事地過去了。

到了第九天，牧師所做的事越來越像發瘋了。他睡了一覺以後，就放大聲音祈禱起來。我抱怨地說：

「靜一點。」

牧師本來坐着，聽我這麼說，居然站起來用火星人聽得到的聲音說：

「我靜了很長一段時間了，現在我不能不代替上帝說話了。這個虛僞的都市有災禍了，有災禍了，走錯誤道路的人有災禍了——。」

「閉上你的嘴。」我站起來喊叫，但是我怕火星人聽見，小聲地說：「拜託——。」

牧師也站起來，張開兩手，用他所能發出的最大聲音喊道：

「討厭，我正在傳講上帝的話。」

他一面走向通往廚房的門，一面繼續說：

「我不能不代替上帝說話，我要去，現在都太遲了。」

我伸手拿了掛在牆壁上的切肉刀，立刻從牧師後面追上去。牧師如果走出外面，那

就完了。我怕得快要發瘋。

在距離厨房還有一半路的時候，我追上了牧師。大概我還有一點人性，我把切肉刀翻過來，用刀背打他。

牧師向前傾斜，倒在地板上。我被他絆了脚，喘着氣站住。他靜默地躺着。

外面突然有灰泥掉下破碎的聲音，牆壁的三角形裂口變暗了。我往上一看，工作機器的一部份慢慢向裂口接近過來。

一隻脚從裂口插進來，開始摸索破爛堆。另一隻脚出現，掏摸倒下的橫材。我像一塊石頭似地站住，瞪着眼睛。

於是火星人大而黑的眼睛從機器的胴體頂端附近的，玻璃似的小窗窺視，不久，像金屬的蛇似的一隻觸手從裂口插進來，慢慢地摸索，慢慢地伸長。

我好容易轉身，跨過牧師的身體走到盥洗室的入口站住。

觸手已經伸進房間兩公尺多，可怕地到處彎曲。

我的眼光一時間被那遲鈍而顫抖的觸手吸引住，但是我突然發出低而嘶啞的聲音，跳進盥洗室。我身體激烈地顫抖，不能直直站着。

我打開煤庫的門，站在黑暗的煤庫中，透過微明的門口向厨房那邊看，並注意傾聽。火星人是不是看到了我？現在火星人在做什麼？

厨房裡，有什麼東西發出低微的聲音移動來移動去。那東西不時碰到牆壁發出像鑰匙互相碰撞的小小的聲音。不久，有很重的什麼東西被從厨房的地板拉到牆壁的裂口。我忍不住了，我爬到門口窺視厨房。

我看到螃蟹似的工作機器中的火星人在從三角形的裂口照進來的光線中檢查着牧師的頭。我嚇了一跳，我怕火星人看到牧師頭上的傷，知道還有別的人類——我在那兒。

我爬回煤庫，把門關上，在黑暗中，儘可能不發出聲音地把身體隱藏到柴和煤裡面，害怕地注意傾聽火星人會不會又從那裂口把觸手伸進去。

那時，我又聽到微小的金屬聲音。大概是火星人的觸手在摸索厨房的地板。不久，聲音接近了，我想一定是火星人的觸手在摸索盥洗室。

不過，以那觸手的長度，大概達不到我這兒吧！我一心一意地這樣祈禱。

觸手輕輕地撫過煤庫。我覺得一種受不了的不安沒有止境地繼續着。我又聽到觸手摸索門鈎的聲音。火星人發現門了，火星人知道門的事。

門鈎發出咯嗒咯嗒的聲音一分鐘之後，門突然被打開了。

我在黑暗中看到那東西，像大象的鼻子。它摸索着檢查牆壁、煤、柴、和天花板，搖搖捉捉地伸到我這邊來，有點像黑色的蚯蚓搖捉着沒有眼睛的頭。

有一次它摸到我的靴的後跟，我險些叫出聲來，但是我咬着自己的手忍住了。

靜了一會兒。我想它已經退走了，但是突然咯嗒一聲，好像捉到什麼了，我嚇得以爲自己被捉住了。

觸手似乎已經退出煤庫，一定是把煤塊拿去檢查了。

我向旁邊挪了挪身體，注意傾聽，一心一意祈禱我能安然無事。

不久，我聽到觸手向我這邊慢慢爬過來的聲音。觸手慢慢接近過來，摸摸牆壁，敲敲傢具。

我提心吊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不久觸手激烈地敲打煤庫的門，門就叭噠一聲關上了。我聽到觸手進去食品室。裝着餅乾的罐子嘩啦嘩啦地响，瓶子打碎了。之後，我聽到煤庫的門口有什麼很重的東西撞擊的聲音。然後寂靜下來。我一直不安。

觸手走了嗎？

一定走了。

雖然觸手沒有再進入盥洗室，但是第二天我在苦悶陰暗的煤庫裡躺了一整天。我把身體埋在煤和柴堆裡，無論多麼想喝水都不敢爬出去。我毅然從煤庫出來是第十二天的事。

5 靜寂

我從煤庫出來之後，立刻先把厨房和盥洗室之間的門關好後才進入食品室。

但是食品室空空如也，一片食品都找不到，一定是昨天火星人把全部帶走了，我很失望。就這樣，我第十一天和第十二天都沒有吃也沒有喝。

首先，我嘴巴和喉嚨乾燥了。力氣很快地衰弱，我垂頭喪氣地坐在盥洗室的黑暗中

，只想着吃的事。

我以爲我耳朵聾了，因爲外面洞穴那邊傳來的熟習的聲音已經完全停止了。

但是我沒有勇氣爬到窺視孔那兒。

到了第十二天，我喉嚨乾得痛了。我下定決心，被火星人發現也到發現時再說，而走到洗物槽旁邊的雨水抽水機那兒，喝了大約兩杯黑色混濁的雨水。

這樣我精神好多了。而且抽水機發出的咯吱咯吱的轆軋聲沒有引來觸手摸索，我也大胆起來了。

第十三天，我又喝了水，我昏昏欲睡地空想着食物和怎樣才能從這兒逃出去。每一次打盹的時候，牧師臨死的樣子就出現在夢中。

照進盥洗室的光線不像以前那樣的灰色，而是紅色。在我紊亂的頭腦想來好像是血的顏色。

第十四天，我進入厨房，令我驚訝的是紅色的蔓草已經爬入牆壁的裂口，把周圍的黑暗染成紅色。

第十五天一大早，厨房那邊傳來了曾經聽過的聲音。注意傾聽，是狗在發出鼻聲，用脚撓東西的聲音。

我走到厨房，看到狗的鼻子從紅色的草葉之間伸進來。我被這料想不到的事嚇了一跳，狗聞到我的氣味，吠了一陣子。

我立刻想如果能把狗偷偷拉進來，就可以殺來吃。而且讓狗在這兒徘徊，可能引起火星人的注意。還是把狗殺死才好。

因此，我爬到狗的前面溫柔地喊道：

「來。」

但是狗突然把頭縮回跑掉了。

我注意傾聽，我並沒有變成聾子，却聽不到火星人的洞穴那兒有什麼聲音。我聽到鳥振翅的聲音和嘶啞的鳴聲。但願只有這些聲音，我暗想。

我把身體靠在窺視孔旁邊很久，但是我沒有勇氣撥開掩蓋着孔穴的紅葉。

有一兩次我聽到狗就在很近的外面走來走去的微小的脚步聲，此外還有鳥鳴的聲音。就只有這些聲音。

我終於由周遭的寂靜得到勇氣，向外面窺視。

在洞穴的角落裡，被火星人抽了血的死屍上，群集着許多烏鴉。但是除此以外沒看到別的生物。

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機器已經完全不在了。在洞穴的一個角落裡有一大堆淡藍色的粉，在另一個角落裡堆積着鋁棒。但是除了這些，洞穴就空空如也。

我從紅草之中慢慢挺出去，在破爛堆上站起來。附近不像會有火星人，逃走的機會已經到了，我興奮得身體顫抖起來。

我躊躇了一會兒，終於堅定了殊死的決心，心臟激烈地跳着，跑上了洞穴周圍隆起的土堆。

我很快環視了周圍一帶，那兒都沒有火星人。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新鎮時（新是這個鎮的音譯名，不是表示舊的相反），寬濶的道路兩邊排列着美麗的房屋，茂密的樹叢投落很深的影子。但是，現在我周圍是一堆堆被打碎的瓦片和石頭。

到處都是仙人掌形狀的紅色的草，長到人的膝蓋那麼高。地球的植物枯死了。

附近的房屋都被破壞了，但是沒有燃燒，其中有的只剩下牆壁。沒有屋頂的房間裡長滿了紅色的草。

我脚下有一個很大的洞穴，烏鴉和別的鳥在洞穴裡面飛來飛去。我看到一隻瘦削的猫在對面很遠的壁上走着，但是一個人都沒有。

我因爲禁閉在黑暗中很久，外面的明亮使我目眩。

天空一片澄藍。微風輕輕地吹在到處叢生的紅草上，紅草隨風搖曳。啊！空氣的味道是多麼好！

6 五天裡發生的事

一時間我忘記了自己是否安全，搖搖擺擺地站在破爛堆上。

我在剛才躲着的地方只担心着自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想不到有了這麼可怕的變化。周遭的景象很可怕，我覺得我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別的行星上。

我突然覺得自己已經變成很悲慘的動物。兎子回到自己的巢，看到人類爲了蓋房子把巢挖掉，大概就會有我這種心情。

的確我們人類已經不再是地球的主人，而是跪在火星人脚邊的動物而已。我們也會像動物那樣戰戰兢兢地窺視火星人的情形，偷偷逃走、躲藏。

但是這種奇妙的感覺立刻就消失了，因爲很久沒有吃東西引起的激烈飢餓襲上來。

我突然看見在被紅草掩蓋了的牆壁那一頭有庭院的一部份沒有被破爛堆掩蓋。

我想到某種事，所以撥開長可沒膝的紅草走過去。牆壁的高度大約兩公尺，我想爬上去，但怎麼樣都不能把脚掛在牆壁頂端。

因此我沿着牆壁走到轉角處。那兒有一個小土堆，我用小土堆墊着脚爬上牆壁，跳進了院子。

我在這個院子弄到了幾個很嫩的洋葱、唐菖蒲的球根，和紅蘿蔔。然後再跳過牆壁，向邱鎭走去。枯乾的街樹上，爬着紅色的蔓草，彷彿在滴血。

我心裡充滿兩個想法，一個是再弄到更多的食物，一個是儘早逃離這可詛咒的洞穴，逃得越遠越好。

走了一會兒，我發現草地上長着一堆香菇。我貪婪地把這些香菇吃了。

我來到以前是牧場的地方，這地方已經全面淹在淺而濁的水裡。後來我才知道這洪水的原因是紅草，這種怪草以非常大的速度繁殖。因此威河和泰晤士河被堵塞了，河水就溢出來。

隨着水面的擴大，紅草也跟着水所到之處繁茂起來。我沿着這紅色的沼澤邊緣走去。

但是紅草擴展快，死滅也快，大概是被某種細菌附上而枯死了。地球的植物對細菌有抵抗力，但是火星上似乎沒有細菌，所以紅草完全沒有這種抵抗力。

被細菌附上的紅草，葉子變成褐色，枯萎而爛掉，被水沖到海裡。

但是當我來到水溢出的地方時，我先大口喝水，來治療口乾。然後我把紅草的葉子放到口裡咬，有令人噁心的金屬味。

水很淺，可以走過去，但是紅草纏腳，很不好走。越接近河流，水就越深。因此我折回模特勒克方面。到處都殘留着崩潰了的別墅和籬笆，我沿著這些找路走着，終於逃出了洪水區域。

然後，我爬上山崗向前走，走到帕特尼共用地。

到了這兒，景色就比較是看熟悉的了。處處都有被破壞被蹂躪的痕跡，但是沒有被毀掉。家家戶戶都有百葉窗，門也關着，看起來只像是人暫時不在的樣子。紅草少了許多，高的樹木也沒有被紅色蔓草纏住。我在樹和樹之間徘徊着尋找食物，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

我走進兩三個沒有人的房子，但是似乎已經有人來找過食物了，什麼都沒有剩下來。我身體軟弱，筋疲力盡，所以不再往前走，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在草木叢中休息。那段時間裡，我一直沒有看到人，也沒有感覺到可能有火星人。我看到兩條飢餓的狗，兩條都在我接近的時候偷偷摸摸跑掉。

我在途中看到兩具人的死屍，大概是肉被吃光了，只剩下骨頭。

太陽下山以後，我在通往帕特尼村的路上蹣跚地走着。在帕特尼，似乎火星人曾使用熱線，所有的房屋都被燒潰得不成樣子。

我在一個院子裡弄到很多還沒有成熟的馬鈴薯，這就夠對付飢餓了。

從這個院子可以往下看到泰晤士河的河谷，在黃昏的薄暗中的那景色非常荒涼。被燒燬的樹和崩潰的房屋呈現着黑色，山崗下面是一片紅水，水面被紅草掩蓋着，附近一帶靜寂無聲。

而且，這樣的破壞是多麼迅速地造成的！想到這個，我心裡充滿了無法形容的恐怖。一時間我陷入暗淡的想法中。人類一定是被殺滅了，我單獨一個人活下來了。

火星人大概是離開了，大概是放棄了這個荒廢了的地方，到別處去找食物了，現在或許正在破壞倫敦或巴黎呢。

7. 帕特尼山崗上的男人

那晚，我在帕特尼山崗頂上一家沒有人的旅舘過夜。自從第一個圓筒降落那天晚上到現在才第一次能夠睡在眞正的床上。

睡前我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找尋食物，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當我想放棄尋找的時候，我在女傭房間發現了老鼠咬過的麵包屑和鳳梨罐頭。

而且我後來發現了餅乾和三明治。三明治已經腐壞，不能吃，但是餅乾還可以吃。我吃個飽，還裝滿了兩邊的口袋。

我沒有點灯，因爲我想火星人不一定會找獵獲物找到這兒來。上床前，我帶着不平靜的心情，一個窗口一個窗口地走着，窺視外面，看是不是可能有火星人。

上了床後，我還是不能睡着，我沒有休止地想着。但是大概因爲吃了東西有了力氣，腦筋很清楚。

我心裡充滿了三件事。一件是我殺了牧師，一件是火星人到那兒去了？另外一件是我的妻遭到什麼命運了？

關於殺死牧師的事，我想起來也不會感到恐怖或後悔。我只覺得事情已經發生了，已經沒有辦法。那時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關於火星人，我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做爲判斷的根據，我這樣那樣地想像着，不久聯想到妻，我的心情非常難受。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床上坐起來盯視着黑暗。妻或許已經被火星人殺死了，如果是被殺死了，我希望她是被熱線一下子殺死的。

我不知不覺熱心祈禱。自從由勒柵黑德折返那晚以來，我還沒有祈禱過。那以前我雖然曾經祈禱過，却都是嘴巴上的祈禱而已。但是現在的我是由衷認眞祈禱。

天一亮，我就像老鼠從巢裡爬出來似地走出旅舘。由火星人看來，我就是像老鼠那麼小而無力的動物。火星人一高興就可以把我殺死。

如果我們人類從這次對火星人的戰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對不如我們的動物要有憐惜心。正如我們在火星人的統治下很痛苦一樣，這些無力的動物在我們的統治下也很痛苦。

這是一個光耀而晴朗的早晨，東邊的天空閃耀着淡紅色的光，浮着幾朵金色的雲。從帕特尼山崗通往溫堡登的路上，我看到了逃難者們走過留下的痕跡。破裂的二輪馬車和皮箱一齊躺着。一頂麥稭帽被踐踏在泥濘中，帶着血的玻璃碎片到處散佈着。

我的脚走起來很笨重。從此以後我該怎麼做？一點頭緒都沒有。

我知道和妻相見的希望幾乎沒有，但是我還是打算到勒柵黑德去，妻和堂弟如果沒有被突然殺死，一定逃離了那個鎭。不過，到了那兒，或許能知道她們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想找妻想得受不了。我一想到她，心就疼。但是怎樣才能找到她，我却不知道。我所能看到的範圍內沒有一個人影，我完全是單獨一個人。前面遠處是溫堡登共用地，我向着那邊乏力地前進。

太陽昇得很高了，周遭充滿了蓬勃的生氣。當我走過被樹木圍着的沼池時，蛙群忙碌地來來去去。我站住看着牠們，我覺得這樣小的生物活得這麼有力，可以給我啓示。

那時我覺得有什麼人看着我，我回頭一看，草叢中有什麼在蹲着。

我凝目注視了一會兒，就向那邊踏出了一步。於是那個東西也站起來了。是個拿着短劍的男人。我慢慢接近過去，他緘默着一動不動，盯着我看。

他和我一樣滿身灰塵和污穢，彷彿是從下水道拉出來的人似的。黑色的頭髮垂到眼睛上面，臉又黑又髒，所以臉型不清楚，臉的下部有一個紅色的割傷。

我接近到離他十公尺的地方時，他用嘶啞的聲音喊道：

「站住，你從那兒來？」

我盯視着他說道：

「我從模特勒克來。我被埋在火星人的圓筒降落所造成的洞穴裡。我好容易走出來，逃到這兒。」

「這兒沒有食物。這兒是我的地盤，這個山崗的全部到那條河一帶。食物只有一人份。你打算到那兒去？」

我慢慢地回答：

「我不知道，我在崩潰的房子下面被埋了不知十三天還是十四天，現在到底怎麼樣了？」

他懷疑地看着我，突然現出受驚的臉色。

我繼續說：「我不打算在這兒停留，我想到勒柵黑德去，我的妻應該在那兒。」

他指着我喊道：

「是你呀，你是從屋金來的吧？那麼你沒有在威橋被殺？」

我聽他這麼一說，我也立刻知道他是誰了。

「你就是進入我家院子的砲兵了，我們運氣很好，我沒有想到在這兒遇見你。」

砲兵伸起了手，我握住他的手。

砲兵說：

「我是爬水溝逃走的，我們沒有全被殺光。那些傢伙走了以後，我穿過原野來到這兒，但是自從那件事以來，只經過兩星期，你的頭髮就變成白的了。」

他突然回頭看了後面，才說：

「只是烏鴉，這兒稍微敞開了些，我們還是潛入那個草木叢裡講話吧。」

「你看到火星人沒有？我從躲藏處爬出來之後——。」

砲兵插口道：

「那些傢伙已經去倫敦了，多半在那兒構築着更大規模的陣地。到了晚上，那邊一帶的天空被那些傢伙的光線照得像一個很大的都市天空。能看到那些傢伙在那些光線下面動着。不過，白天是看不到的。這兒暫時看不到那些傢伙，第幾天了——？」

砲兵屈指數算。

「第五天了。五天前，我看到兩個巨人把很大的什麼東西搬去，前天晚上——。」

砲兵停一停，用力地說：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錯，有一種東西昇上天空。那些傢伙一定是在製造飛天的機器

，在練習飛行。」

我趴下去想爬入草木叢裡，但是停下來問道：

「飛天？」

「是的。」

我進入草木叢裡一邊坐下一邊說：

「那麼，人類就完了，因爲那些傢伙能飛的話，就能輕易地走遍全世界。」

砲兵點頭道：

「這樣的事情那些傢伙是做得來的。不過，這麼一來，這一帶可以透一口氣。但是你不明白人類已經完了？我可明白，人類被打倒了，輸了。」

我瞪大了眼睛。說也奇怪，我還不太明白這個事實，但是經砲兵這麼一說，我清楚地明白了。

我在這之前還一直對人類抱着一線希望。毋寧說，我是用生下來以後一向習慣了的想法去想的。

砲兵重覆道：

「人類已經輸了。」

他似乎由衷地相信人類已經輸了。

砲兵繼續說：

「一切都完了，那些傢伙只折損了一個巨人。只這樣，牠們就已經站穩了立足點。牠們已經使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出不了手也出不了脚。那些傢伙已經踏過我們而去了。我們在威橋打毀的一個巨人只是一種僥倖而已。

已經來的那些傢伙只是預告罷了，牠們會繼續地來。這五、六天雖然沒有看到那些綠色的流星，但是一定每晚降落在別的地方。沒有辦法了。人類已經被踩碎了，輸了。」

我一句話也答不上。我想注視眼前，想出更光明的預測，但是想不出。

砲兵說：

「這不算是戰事，完全不算是戰事。就如同人類和螞蟻打架不算是戰爭一樣。」

我突然想起在天體觀測所和奧格爾比一起觀測火星時發現的事。

「火星人只發射了十發圓筒就停止了。至少在第一個圓筒降落爲止，只發射了十發。」

砲兵問：

「你怎麼知道？」

我把理由說明了。

砲兵一邊想一邊說：

「或許是發射圓筒的大砲故障了。但是這又怎麼樣？牠們能立刻修好。就算修理花了一些時間，結果還是一樣，眞是像人類和螞蟻打架。

螞蟻也會築城、戰爭。但是人類湧來時，螞蟻就不能不躲藏。現在人類就像那螞蟻。只是人類不吃螞蟻，而火星人要吃人類，只有這點不同。」

我們面面相覷。

一會兒之後我說：

「牠們要把我們怎麼樣？」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我由威橋向南逃的時候，想着這個問題。我一想再想，我確實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般人興奮地喊啊叫的。但是我不喜歡痛苦喊叫，我有一兩次險些死掉。我不是玩具士兵，說話說得好，說得壞都要死。只有死罷了！但我想只有經常動腦筋的人才能活下去。

我看到大家往南逃，就對自己說：

『到了那邊，食物不能持久。』

所以我立刻折回來。麻雀走向有人類的地方，同樣我也走向有火星人的地方。」

砲兵向南邊地平線揮揮手，繼續說：

「在那邊，大家堆成一座山，等着餓死，互相推擠，互相踐踏。

而這兒却有食物，在店舖裡有罐頭，也有葡萄酒和威士忌；而且自來水的主管和下水道已經空了。對了，我剛才是在談我的想法。我是這樣想的：

「火星人牠們是智慧很進步的生物，牠們似乎想把人類當作食物。牠們大概先要把

人類打垮。把船、機器、大砲、城鎮全都破壞。這是不會錯的吧，不是嗎？」

我點頭。砲兵繼續說：

「就是這麼回事。我已經徹底想過了。其次，我想的是這樣的：

現在，火星人每次需要食物時就抓人類，這是因爲牠們隨便走走就能抓到想逃的人類。

但是那些傢伙大概不會這樣繼續下去。牠們把人類的大砲、船和鐵路破壞以後，大概會大規模地捕捉人類，把其中看起來最美味的挑出來儲藏在籠子或其他東西裡面，現在還沒有開始這麼做。馬上就要開始了吧。

我想的是這些。你是不是也這麼想？」

「你說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牠們到現在爲止所以做了這樣的破壞，是因爲人類不乖乖聽命，是因爲人類用大砲那種愚蠢的東西煩擾了牠們，而且人類結群逃走。其實逃到那裡都是一樣的。火星人還不想使人類太騷亂，現在那些傢伙正在製造不能從火星運來的機器，爲迎接以後來的同伙而做準備。

圓筒之所以暫時停止飛來，一定是因爲牠們担心和已經到達地球的圓筒相撞。

所以，我們人類與其胡亂逃竄或裝置炸葯想轟走牠們，不如好好地配合這個新的情勢。

這就是我想到的事。對人類來說這是不受歡迎的，但是事實却是如此。我就是依照這種想法來到這兒的。

都市、國家、文明都不行了。勝敗已定，人類敗了。」

我問道：

「但是如果這是事實，人類不是沒有活着的價值了嗎？」

砲兵注視了我一會兒後說：

「從今以後一百萬年左右大概不會有音樂會之類的事了，既不會有圖畫的展覽會，也不會有到餐館吃喜歡吃的東西這回事了。你即使說想要這種樂趣也沒有用。

如果你想要高尚的禮儀，不喜歡用刀子吃豆子或討厭說下流的話，那你得改變你的

想法，因爲那些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

「這麼說，那就是——。」

「就是只有像我這樣的人才能活下去，爲了人類的將來而活下去。實在說，我決心不管怎麼樣必須活下去。如果我沒有看走眼，我認爲你有這種性格。人類不會被根絕。但不是說人類該被捉起來，像牛那樣在牛欄裡被養得肥肥地活下去，這是豈有此理的。被那種褐色的，軟癱癱的妖怪飼養馴服，提都不用提，絕對不幹。」

「你的計畫難道是——。」

「我會做，有力地做下去，就在火星人的脚下勇敢地做。我已經計劃好了，徹底想過了。

我們人類已經輸了。我們知識不夠，我們需要能學的時候就學，我們必須活下去。我們要一面學着，一面保持獨立，對不對？應該這麼做吧？！」

我吃驚得瞪大了眼睛，深深受到砲兵堅定的決心感動，我喊道：

「太妙了，你是眞正的男人。」

我突然握住砲兵的手。

砲兵眼睛發亮，說道：

「怎麼樣？我說過我已經完全計劃好了吧。」

「請你繼續說下去。」

「但是不想被牠們抓去的人必須做相當的準備。我正在做這個準備。請聽着，我們不是全都能變成像動物那樣，但是我們必須變成那樣。

我最初眼光銳利的注視你也是爲了這緣故。我担心着你能不能變成像野生動物那樣，因爲你很瘦，很纖細。我當時還沒有認出是你，也不知道你曾經被埋在泥土下面。

住那樣整潔的房子，過那樣整潔的生活的人們全是沒有用的。他們沒有性格，沒有很大的夢，也沒有很大的慾望。沒有這些東西的人只是胆小鬼。

那些人常常爲工作而忙碌和煩惱，我看過很多了。他們把早餐剩下來的東西當作便當，爲了怕趕不上有點髒的上班火車，急忙趕路，如果遲到了，就戰戰兢兢怕被免職。

他們做工作也不努力想了解工作，工作一完，爲了趕上晚餐，急忙趕路，吃過晚飯沒有勇氣出去玩，把自己關在家裡，就這樣睡着了。

他們娶太太並不是因爲喜歡那些女人而和她們在一起，而是因爲覺得自己有幾個錢，可以勉勉强强過日子。

到了星期日，他們爲了死後能上天國，就到教堂去。

這樣的人們或許還把火星人當作神的使者而感謝呢。

火星人大概會把當作食物的人類放在籠整潔的大檻欄裡面，給予有肉的飼料，給於周到的照顧，所以人類不會有生活上的煩惱。

剛才我說的那些人如果抱着飢餓的肚子在原野奔逃一個星期左右，大概會回來自己送上去被火星人抓。

他們被火星人飼養了一陣子後，就會完全滿足於這種身分，想都不會想過去人類過着怎樣的生活。這樣的事似乎眼前就可以看到。」

砲兵點頭，好像是承認他自己的話很正確，然後又繼續說：

「到了人類被火星人飼養的時候，我想宗教會盛行。大概許多人會認爲沒有辦法改變這種身份而放棄希望，像猪那樣長得肥肥的。

當然也會有許多人認爲這種生活錯誤，非想辦法改變不可而煩惱。但是這種人因爲沒有志氣，所以只會煩惱，什麼都不會。

因此，他們就會開始信『無爲的宗教』，也就是只有信仰，無論被怎樣欺負，都認爲是神的意思，乖乖聽命。因爲有這種人，檻欄裡一定會有讚美歌和祈禱而很熱鬧。」

砲兵停一停，又開始說：

「火星人大概會把這種人中的幾個當作寵物，教他們習藝。如果火星人喜歡上那些寵物，說不定還會捨不得殺。或許火星人還會訓練人類來追獵人類。」

我忍不住叫道：

「不可能，人類不可能追獵人類——。」

砲兵打斷我的話說：

「你這樣騙自己有什麼用？你也心裡明白，有人高興做這種事，你欺騙自己說這種

事不可能，是沒有用的。」

我不能不承認砲兵說得很對。

砲兵又說：

「這種人如果趕上來，我可不便宜他們。」

我重新思考砲兵說的話，但是想不出反對他話的理由。

如果是火星人來襲以前，大概沒有人會懷疑我比砲兵有學問。我是世間所承認的哲學家，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但是現在當我不知道如何判斷這個狀況時，他已經下了清清楚楚的判斷。

不久，我問他：

「你現在在做着什麼？計劃着什麼？」

砲兵躊躇了一會兒，說道：

「我是這樣想的。我們必須做什麼？就是要想出人類活著生孩子，安全地養育孩子的生活方法。

是的。請等一下，我要說明得更清楚。

首先，被飼養馴服了的人類會變成和被飼養馴服了的動物一樣。兩三代之後，會變成很大、很美、血液充足，但是却成爲呆癡的人，成爲人類的渣滓。

但是，像我們這樣沒有被火星人抓到，而在原野生活的人類，却有變成野蠻的危險，或許會變得像巨大的老鼠。

這樣你大概明白了，我們爲了要在火星人統治的世界獨立活下去，只有在地下。我正在想在下水道的生活。

倫敦的地下有幾百公里的下水道，不了解下水道的人或許以爲下水道很髒。但是現在倫敦已經空空如也，所以只要下兩三天雨，髒東西就會被沖洗乾淨。

下水道的主管寬廣的足夠住人，空氣也很流通。而且，我們還可以躲在地下室、鐵路隧道、和地下鐵路。怎麼樣？懂了吧？

我們要組織自由人的團體，由身心健康的人來組織。像渣滓那樣的人即使想要混進來，我們也不讓他們加入，懦弱的人要被趕出去。

加入這個團體的人要服從命令。我們也需要身心健康的婦女，因爲要她們做母親、做老師；裝模作樣的女人不行，衰頹的老太婆也不行，懦弱或愚蠢的人不要。

這樣一來，就要開始眞正的生活。沒有用的人和有害的人必須死，因爲他們會留下壞子孫。

我們自由人的團體就這樣在地下的每一個地方生活。不久，地下的城市就會變成像倫敦那麼大。

我們要派人守望，發現火星人不在時，我們就可以到地上活動，或許還能玩板球戲。我們就這樣留下子孫，怎麼樣？大概行得通吧？但是只把子孫留下沒有什麼用，剛才我講過了，如果只有這樣，和老鼠沒有什麼不同。

要緊的是要保持人類已經得到的知識，使其更加發達，這就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書本也要，模型也要。必須在地下深處設置很大的安全的地方，在那兒收集一切書本。但是不要小說和詩之類無用的書，而要關於思想或科學的書。

你要跑到大英博物館徹底選出這類書。我們特別需要守護科學的知識，還要更加研究。

我們也必須監視火星人，大概還得派間諜進入牠們那兒。關於這點要緊的是我們要讓火星人安靜，不可偷牠們的東西。如果我們妨碍牠們，牠們就會把我們解決掉。

我們要讓牠們知道我們對牠們無害。牠們能得到想要的東西，知道我們不會妨碍牠們時，就不會來追獵我們。」

砲兵把他被陽光晒成褐色的手放在我手上，繼續說：

「總之，或許我們能輕易學會火星人使用兵器的方法。請你想像，牠們的巨人機器四五部突然動起來，到處放射熱線。

但是坐在巨人裡面的不是火星人，而是人類，學會了使用巨人的人類。這種事或許在我有生之年就會發生。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能把那絕妙的機器搶過來，儘情放射熱線。如果巨人機器變成我們的，我們大鬧一場，然後機器粉碎了也沒有關係。

火星人會吃驚，牠們的大眼睛會張得更大，好像浮在我眼前了。牠們驚慌失措，氣

喘吁吁地趕到別的機器那兒去。牠們在那兒拖拖拉拉時，我們放射熱線，把牠們和機器一齊打碎，人類就可以恢復原來的生活。」

一時間我被這位砲兵毫無道理的空想和充滿自信的說法迷住了。

我們這樣談了一個早上，然後爬出草木叢，確定火星人不在之後，一直走向砲兵當作住家的帕特尼山崗上的房子。

砲兵想從這個房子的地下煤庫挖一條地道通往帕特尼山崗下面的下水道主管。我走下那個煤庫去看，已經挖了一個星期了，但是洞穴的深度還不到十公尺。看了這個洞穴之後，我有點懷疑砲兵或許是只會說，不會實際做事的人。但是我還是信任他，所以幫他挖洞穴，一直挖到下午。

但是我一邊工作，一邊在心中思考砲兵的計劃，心中浮起種種疑問。從這兒到下水道主管距離多遠？地道會不會碰不到下水道主管？這個房子好像距離下水道主管太遠，是不是必須挖不必要的太長的地道？

我正在想着這些時，砲兵停止挖，看看我，說道：

「工作進展了很多，休息一會兒吧。必須上屋頂去偵探火星人的情形了，而且工作過勞了，身體會受不了。」

我一聽到他這麼說，就知道了他的人品。他果然是只會說的人。

砲兵拿着鐵鍬躊躇着，然後重覆說道：

「好，我們去偵察。如果火星人來到附近，聽到鐵鍬的聲音，或許會偷襲我們。」

我覺得反對他已經沒有意義，所以跟他一齊到頂樓去，從天窗向外窺視，沒有看見一個火星人的機器。我們又走出到屋頂上環視四周。

眼睛下面是泰晤士河的大河谷。谷中有溢出河流的水，紅草繁茂，在遙遠的倫敦那邊有烟昇起。

過了一會兒，我們又走下地下室，但是兩個人都不想再挖土。因此，砲兵說要用餐了，我也欣然同意。

我們吃了豐富的一餐，喝了香檳酒。然後由於砲兵的提議，我們開始玩撲克牌。我們把倫敦分成兩半，我賭北半部，砲兵賭南半部。連我自己都吃驚的是我居然對這種遊

戲很感興趣。

人的心情眞是奇怪。明明知道人類快滅亡了，自己的生命很危險了，還能玩撲克牌。到了晚上，我抽着雪茄，走上二樓。我看倫敦那邊，看到很多地方有紅色的火在燃燒，其餘的地方則一片漆黑。

我發現更遠處有奇怪的光。河谷附近，像螢火蟲那樣的淡紫色的光在夜風中輕飄飄地搖曳。

一時間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是不久我就明白那是紅草在發光。

就在那時，不知道爲什麼，我感到自己突然醒來了。我覺得白天挖洞和玩撲克牌是非常愚蠢的，我深深地討厭自己，感到出賣了妻子的愧疚。

我心裡充滿了後悔，我決心把那喜歡空想的砲兵棄之不顧，單獨到倫敦去看看。我想這樣一來，我大概能夠知道火星人在那兒做着什麼，倫敦市民怎麼樣了。

8 死城倫敦

第二天早晨，我向砲兵告辭，從帕特尼山崗下來，向北而走。那時是紅草最繁茂的時候，通到橋上的路幾乎被掩蓋得看不見了。

但是紅草的葉子開始變成白色了。那是因爲某種細菌纏上了紅草，不久，紅草就被那種細菌消滅了。

我走過泰晤士河上的帕特尼橋後，前面的路就積滿了那種黑色塵埃。到了佛拉姆鎭，塵埃更厚。

街道上靜的怕人。我在一家麵包店弄到舊麵包，又酸、又硬、又長了霉，但是還可以吃。

路上處處躺着死屍，死屍被黑色塵埃覆蓋着。路旁的房子全都關得緊緊，被人闖進

的房子也有好幾家，全是食品店和酒店。

一家珠寶店玻璃窗被打壞了，似乎小偷是中途逃走的，許多金製的錶鏈和錶散佈在路上，但是我連想都不想碰一下。

越進了倫敦市，就越靜寂。

到了南肯普敦時，街上沒有死屍，也沒有黑色的塵埃。

那時我突然站住，因爲有小到聽不懂的聲音傳來，的確是火星人的聲音。兩種不同的聲音像啜泣般不停地互相喊叫。

「嗚啦、嗚啦、嗚啦、嗚啦。」

我向北走，聲音隨着變大。聲音好像是從肯普敦公園附近傳來的。

我站住，向公園那邊望去。那奇怪的哭聲是什麼？

哭聲還在繼續。

「嗚啦、嗚啦、嗚啦、嗚啦。」

我覺得很奇怪，就像海德公園的鐵門那邊望去。我本來想進入博物館，從塔頂環視公園，但是爲了緊急時能迅速躲藏，我還是決定沿着街道前進。

我進入公園，渡過蛇形池後，哭聲越大。

「嗚啦、嗚啦、嗚啦、嗚啦。」

那聲音似乎是從里見特公園那邊傳來的。那可怕的哭聲刺透了我的心。我一直緊張着的心情不由地悲傷起來。同時我疲倦了，開始感到飢餓和口渴。

已經過了正午。爲什麼一個人在這死城徘徊？整個倫敦彷彿穿着黑色的死衣。我感到受不了的淒涼。

我非常辛苦地進入了一家酒店，弄到食物和飲料，我吃過後，突然感到疲倦，在長椅上睡着了。

醒來時，我還是聽到那可怕的哭聲。

「嗚啦、嗚啦、嗚啦、嗚啦。」

傍晚已經近了。我走出酒店，在街上流浪。

不久，我走到里見特公園。於是，我看到那哭聲的主人——就是巨人機器——的頭

聳立於晴朗的夕空的樹木的那一邊。

我並不害怕。我很稀鬆平常地和巨人相對。我瞪視了一會兒，但是巨人沒有動。不知道爲什麼，它只是站着哭。

我想清楚地決定怎麼做，但是巨人不停的喊叫聲使我心亂。我之所以不害怕，或許是因爲太累了。

的確，我並不害怕，我只想知道這個像哭泣的嚷叫聲的原因。因此，我不走進公園；我從公園邊緣繞過去。

前進了兩三百公尺後，我聽到許多狗的吠叫聲。接着一條狗銜着一塊腐臭了的紅肉直向着我跑來。

那條狗大概把我當作了競爭對象，避到旁邊，繞了一個大圈進去了。狗的吠叫聲去遠了以後，巨人悲傷的聲音又傳來了。

「嗚啦、嗚啦、嗚啦、嗚啦。」

我繞着公園邊緣走的時候，遇到了倒塌在街道上的房子。爬上房子，想越過去時，突然大吃一驚，站住了。

那螃蟹似的工作機器倒在破爛堆裡。觸手被折彎、打碎、扭歪了。機器的前面部份破碎了，似乎是盲目地撞上了房子，被倒下的房子壓在下面了。是不是機器變成不聽火星人的指揮才發生這樣的事？

我沒有勇氣爬進破爛堆去檢查機器，而且天已經黑了，所以沒有看到黏在機器的座位上的血跡和被狗啃過剩下來的火星人的軟骨。

我所看到的事情使我越發的受驚，但是我還是繼續前進。

於是，我看到第二個巨人在公園的動物園附近，許多樹木的那一頭。這個巨人不僅身體沒有動，連吠叫聲都沒有。

那時一直響着的第一個巨人的「嗚啦、嗚啦」聲突然停止，周遭沈入靜寂中。

我覺得毛骨悚然。巨人的聲音響着的時候，我還能忍受周遭的荒涼。由於那嚷叫聲，我反而感覺到倫敦還活着。但是那唯一的生命的記號突然停止了。

倫敦城幽靈般包圍着我，白色房子的窗像頭蓋骨的空洞的眼睛。我感覺到彷彿有不

知數目的敵人在我周圍無聲地動着。

我陷入激烈的恐怖中，再也沒有向前走的勇氣了。我向旁邊折行。爲了逃脫這令人受不了的靜寂，向前直跑起來。

那晚我躲在一家馬車店的宿舍裡，漸漸恢復了勇氣，天亮前，星星還掛在天空時，我又向里見特公園走。

我在途中迷了路，但是不久就看到很長的林蔭路那一頭，黎明的薄光中的櫻草花山崗的平整的線。

在那山崗頂上，第三個巨人背着漸薄的星空，和別的巨人一樣，一動不動地聳立着。

我突然發瘋似地決定要死，死吧，死了就解決了。自殺的力氣都要省。

我不顧一切地向着這個巨人前進，隨着我的接近巨人，天空也越來越亮了。

於是，我看到巨人的帽子似的頭周圍有許多黑色的鳥成爲圓形群集着。我激烈地在街道上跑起來，心跳得很厲害。

我浴着正在上昇的太陽的光，跑上山崗。在山崗頂上，有大量泥土被堆起來像個很大的城堡。這是火星人構築的最大的最後的陣地。

那堆起來的泥土後面，有淡淡的烟向空中昇起。

一條狗向山崗頂跑去，忽然不見。那時我腦子裡有某種想法閃現，越變越强。

我不再害怕了。我向着一動不動地直立着的巨人，爬上山崗，發瘋似地高興得身體顫抖。

褐色的軟癱癱的碎片從巨人的頭上垂下來。飢餓的鳥把那些碎片啄着撕裂。

我爬上了土堆，站在土堆頂上。我看到了城堡的內部。城堡裡面寬廣得驚人，散佈着很大的機器和材料。

那機器和材料的附近散佈着火星人的身體。火星人死了。翻過來的巨人中有幾具火星人的屍體，毀壞了的工作機器中也有幾具，還有約一打排成一列。

火星人和紅草一樣被細菌殺死了，因爲火星人的身體對細菌沒有抵抗力。

人類的一切防衛手段失敗之後，神所創造的地球上最沒有價值的生物殺死了火星人。這些細菌自從地球形成以來奪去了很多人類的生命。但是由於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

，人類對於細菌的抵抗力變强了。

但是火星上完全沒有細菌，所以火星人對細菌毫無抵抗力。

因此，火星人剛到地球，從地球上的生物抽取營養時，藏在地球生物中的細菌就已經開始對火星人展開攻擊。

在這個偌大的洞穴中散佈着大約五十具火星人的身體。火星人一定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這樣死法。不過，那時我也不知道火星人爲什麼會死。

我向下看着洞穴裡面，心情變得很開朗。周遭由於朝陽的照射彷彿要燃燒似的，但是洞穴裡面還是薄暗。

我聽到狗在很深的洞穴底搶屍體的吠叫聲。洞穴那一頭的邊緣上，橫躺着很大的、扁平的、奇怪的飛行機器。

我聽到烏鴉的啼聲，往上一看，從永遠不會再從事戰爭的巨人機器上啄撕下來的一塊一塊紅肉掉在櫻花草山崗的頂上。

我往下看山崗的斜面，那兩個巨人頭部被鳥群包圍着站在那兒。昨天傍晚我看到這兩個巨人時，坐在裡面的火星人已經快死了。

山崗周圍是奇蹟似地免於毀滅的廣大的倫敦。這個大都市會恢復像以前那樣的熱鬧吧。想到這個，我心中波濤似地湧起了欲哭的感情。我向天空伸出兩手，向神獻上了感謝的祈禱。

接着，對妻的思念像壓不下去的波濤似的湧起。我們充滿了希望和溫柔體貼的昔日生活又將開始吧。

9　被蹂躪的土地

現在我想敘述這個故事中最奇怪的事件。

直到我在櫻花草山崗上哭着向神獻上感謝時爲止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但是從那以後三天裡面的事我一點都記不得。

後來我才知道，最先發現火星人滅亡的並不是我，好幾個人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經知道了。

最先發現的人跑到能打電報的城鎮向巴黎打了電報，這個令人喜悅的消息從巴黎散布到全世界。以前爲恐怖而顫抖的幾千個都市因喜悅而轟動。

因爲這樣，所以當我站在櫻花草山崗的洞穴邊緣時，全英國的主要都市已知道這回事了。

人們喜極而泣，發出歡呼聲，停下工作來互相握手。離開倫敦逃難的人們都想及早乘車回倫敦。

教堂的鐘自從火星人來襲以後就停止。人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到處响着教堂的鐘聲。歐洲大陸都送來援助的糧食，彷彿全世界所有的船都向倫敦航行似的。

但是我對於這些事一點都不記得。我發瘋似地到處流浪，三天之後被一親切的人家救了，精神才恢復正常。

據他們說，我像唱歌似喊着：「只有我活下來了，萬歲，只有我活下來了。」而到處徘徊。

他們爲自己的事已經夠忙，還把我留在他們家裡照顧。

在我失去正常的期間內，我大概在夢話中述說了自己的身世。所以他們知道我的情形。我恢復正常後，他們用安慰的口氣把我的妻所在的勒柵黑德村的情形就他們所知全都告訴了我。

根據他們說的話，我在新鎭被關在潰崩的房子裡面的第二天，勒柵黑德村連同所有的住民被火星人毀了。我的妻和堂弟一定在那忙亂中死了。

我變成孤伶伶一個人了。我被悲傷壓碎了，那家人和藹地安慰我。

我恢復正常後還在那家住了四天。但是我越來越希望再看一次我自己那個很小，但却是幸福生活的紀念的房子。

那家人說那只有增加我的悲傷而反對，但是我終於壓不下自己的希望。我告別了親切的那一家人，抱着悲傷的心情向在美貝莉的我自己的房子出發。

一般街道已經因爲回來的人而有了勁兒，有的地方店舖已經開了。幾乎令人不會想

到曾經那麼多人被殺。

但是我仔細看看遇見的人，都是面黃飢瘦、頭髮蓬鬆、眼眶凹進去的人。兩個人中總有一個穿着骯髒而破爛的衣服。倫敦變成了流浪者的都市。

馬的數目很少，而且瘦骨嶙峋。每個街角都站着帶着白色徽章的警察，他們也都很瘦弱。

到處都是火星人帶來的災害的痕跡。屋塔爾橋的橋桁上纏着許多紅草。在橋邊有一支插着一張紙的木棒豎立着，這是最先復活的報紙的廣告。我用口袋裡已經變黑的一個先令的銅板買了一份那報紙。報社還沒恢復原來的組織，所以報紙上到處都是空白。

有一條新聞說：火星人的機器已經被調查過了，一個星期之內已經有許多知識被獲得，飛行機器的祕密也已經被發現了。

在屋塔爾車站，免費火車正在把人們運回家去。最初的混雜已經過去了，火車上幾乎沒有乘客。

我坐上火車，但是沒有心情和相遇的人講話，所以把自己單獨關在一個隔間的房間裡。

我茫然看着掠過車窗的荒涼景色，溫堡敦特別荒涼得厲害，大河和小溪都被紅草覆蓋着。

過了溫堡敦不久，我從火車向外看到的田裡，曾經是第六個圓筒降落的地點，泥土隆起。許多人站在那周圍，在那中間，好幾個工兵正在忙碌地工作。洞穴上面飄揚着英國的國旗。

屋金站還在修理中，所以我在拜福里特站下車。我走過我和砲兵向輕騎兵說話的地方以及暴風雨之夜初次遇到巨人機器的地方，向美貝莉前進。

我帶着好奇心折回來看我從勒柵黑德坐回來的馬車怎麼樣了。我看到毀壞的、彎曲了的二輛馬車和被啃過的馬的白骨躺在交纏的紅草中。我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

我穿過松林，發現「花狗亭」老闆的坟墓，然後回到美貝莉山崗上的我的房子。當我看到我的房子時，突然因爲滿懷希望而心跳，但是這希望立刻凋萎了。門好像

是被硬撬開了，沒有掛着鎖。當我接近時，門從裡面慢慢開啓。

但是門似乎是自動開啓的，突然又關上了。我書房的窗子開着，窗帘捲飄在窗外。我和砲兵曾從這個窗口眺望火星人的情形。好像從那以後就沒有人把窗子關上。

院子裡的草叢被踏壞的情形還是和四個星期以前我離開時一樣。

我蹣跚地走到大廳，屋子裡面空空如也。階級下的地毯，只有那暴風雨之夜我全身濕透地地方有着縐紋和變了顏色。台階上還留着我們滿是泥巴的脚印。

我沿着這些足跡辛苦地走到書房一看，寫字桌還在那兒。圓筒打開那天下午我寫下來的一張紙還是照舊在桌上。

我想起了那天早晨的事。那天以來還沒經過一個月呢。我記得那時我寫到一半放下了鋼筆，爲了向報童拿報紙站起來走過去。我走進院子，聽見人說：「從火星來的人」這種奇怪的話。

我從二樓走下，進入餐廳，有羊肉和麵包，但是都臭了。我和砲兵離開時倒臥在那兒的一個啤酒瓶還是照舊倒臥在那兒。

我的房子完全荒廢了，我長久抱着的虛幻的希望消逝了。

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有男人的聲音說：

「沒有用，這個房子已經被棄置不顧了。十天以來沒有一個人來這兒。你在這兒只有受苦，除了你，別的人都死了。」

我大吃一驚幾乎跳起來。是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變成聲音讓我自己聽到？

我回頭看去。於是我後面的法國窗打開了。我向那邊走近一步去看外面。

於是那兒站着和我一樣因受驚和害怕而發楞的妻和堂弟。

妻臉色變成蒼白，用嘶啞的聲音喊道：

「我來了，我知道，我知道。」

妻用手壓着喉嚨，蹣跚了幾步，我走過去緊緊地抱住她。

10 收場白

關於火星人，我們還有很多事不了解。但是這篇故事對於那些問題的解答沒有幫助，我很惋惜。

戰爭結束後，火星人的身體立刻被檢查了，在火星人身體中發現的細菌全是地球上所知道的。

火星人不會想埋葬牠們同伴的屍體，而且不顧一切地殺死人類，大概是因爲火星人完全不知道「腐爛」這回事吧。

但是這只是一種猜測，決不是明確的結論。

有那麼可怕效果的黑烟的成分還沒有被知道，熱線的放射機也還是一個謎。

黑煙的粉末經過光譜分析的結果，知道了和在綠色的地方會出現三條線的未知元素有關係。這個元素和氫結合變成一種化合物，對於血液中的某些成份會發生可怕的效果。

謝巴頓被破壞以後從泰晤士河流下來的褐色糟粕，那時沒有被檢查，如今已經無法獲得。

火星人的屍體被野狗啃得一塌糊塗，但是還是被儘可能詳細地解剖了。解剖的結果和前文說過的一樣。

現在大英博物館還留有泡了酒精的幾乎完整的標本。你們大概看過了根據那些標本所畫的寫生圖吧。關於火星人身體的構造，我們知道更詳細的事，但是太學術化了，我不在這兒述說了。

比這些更重要的問題是火星人會不會再度來襲？我認爲我們必須給予這個問題更大的注意。

現在火星和地球離開很遠，但是下次接近時，火星人是不是又要來襲？我很担心。

我們對於任何情況都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我想我們能找到火星人用來發射圓筒的大砲的位置，經常監視着火星的那個部份，預知下一次來襲。

如果我們做好了上述的準備，即使圓筒到達地球，在火星人走出圓筒前我們可以用炸葯或大砲把圓筒破壞。我們也可以在圓筒的螺絲蓋被打開的同時把砲彈射進去，把裡面的火星人殺光。

天文學家萊辛說：火星人一定是在金星登陸了。七個月前，金星和火星接近時，帶着特別的光的點在火星的背光部份出現，幾乎同時同樣的小黑點在金星上出現，所以他才這麼推測。

我們姑且不談火星人是不是會再度來襲，由於這次事件，我們對人類的未來的想法必須完全改變。現在我們不能再認爲這個地球是人類的安全而永久的居住地。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看不見的幸或不幸從宇宙的另一邊襲來。

我們從整個宇宙來看，火星人的來襲可能是人類的大幸。我們向來對人類的未來懷着優哉悠哉的自信。由於火星人的攻擊，這個自信被奪去了。

火星人的攻擊給人類的科學帶來了很大的利益，同時對於促進人類必須和睦共榮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幫助。

或許火星人從廣大的宇宙的那邊注視了牠們的先頭部隊在地球上的命運，知道了其失敗，所以才決定以更安全的居住地金星爲目標。

這個姑且不論。從今以後的很多年，人類大概不會鬆懈對火星的監視，同時每當流星降落時人類都會感到非常不安吧。

對火星人作戰的結果，人類對事情的看法確實擴大了，在圓筒降落以前，人類總認爲宇宙中除了我們這個小小的行星以外沒有任何生命存在。

現在我們知道了更多事情。如果火星人能移住金星，那麼人類一定也能。

而且，隨着太陽的漸漸冷却，不能在這地球上居住時，在這兒開始的生命或許會流到同屬太陽系的其他行星。

如果我們在心中描繪生命的種子，從太陽系這個苗床慢慢擴展到沒有生命的廣大空間的光景，那麼這光景雖然有點模糊，却是非常美麗的。

而且這並不是遙遠的夢。

或許火星人所做的破壞行爲只是被稍微延後罷了，或許未來註定不屬於我們，而屬

於火星人。

由於火星人的來襲，我心中留下了似乎是永遠的懷疑和不安。我坐在書房裡，藉着灯光寫東西的時候，有時會突然感覺到彷彿下面的山谷有火焰燃燒起來，家裡變成空空如也，一片荒涼似的。

我出門到拜福里特街上，看着車子從我身旁駛過去，肉店的伙計駕駛着馬車，或騎脚踏車的人，或正在上學路上的小孩時，我有時會感覺這些情形彷彿不是眞實的，而變成朦朧的景象。我會覺得彷彿還是跟那位砲兵在一起，在熱而悶的靜寂中趕着路似的。

到了晚上，黑烟把平靜的鎭上染成黑色，可以看到被包起來的扭歪的屍體。被撕碎了的，被狗咬得零零亂亂的屍體對着我站起來，交談着我聽不懂的話，而那些面孔扭歪得很醜陋，簡直不像是人。從這樣的夢中醒來，我在夜晚的黑暗中感覺到很冷，心情非常慘痛。

我到倫敦看着充滿活力的群衆時，我會感覺這些人是幽靈，幽靈成群在這靜寂的、荒涼的街上徬徨。

奇怪的是，當我站在櫻花草山崗，看着煙霧中模模糊糊的藍色住宅街在對面遙遠的空中由模糊而消失時，當我看着人們在參觀還站立在那兒的巨人機器時，我就會想起那些機器死亡之日輪廓分明地發着光，堅硬而平靜地躺在那兒。

最奇怪的是，當我握着我妻的手時的感覺，因爲我倆都互相以爲對方已經死了。

附錄一

作者威爾斯年譜

年代	年齡	經歷
一八六六年		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父親是英國肯特州布羅姆利郊外某公爵的園丁。
一八七五年	九	因爲家貧當西裝店和西藥店的學徒，利用閒暇上學。成績非常好，校長想要他當助手，但是他無意當老師。爲了想當科學家，更加用功學習。後來一面在一家乾菜店工作，一面獲得獎學金在倫敦大學讀書。
一八八八年	二二	以優等成績畢業於倫敦大學，一面當科學的家庭教師，一面寫生物學方面的書。但是不幸罹患肺結核病，不得不在英國南部海岸過了好幾年療養生活。
一八九一年	二五	第一次結婚。
一八九五年	二九	開始在英國的著名雜誌「星期六評論」和「自然」上寫科學報導。這年發表了他的第一本科學幻想小說「時間機器」，博得非常高的聲望，成爲著名作家。出版短篇集「被偷的細菌」。這年和夫人離婚。
一八九六年	三〇	出版「摩羅博士的島」。
一八九七年	三一	出版「透明人」。第二次結婚。

一八九八年	三二	出版「星際戰爭」。
一八九九年	三三	出版「睡眠者醒來時」及其他作品。
一九〇一年	三五	出版「月球上最初的人」及其他作品。
一九〇四年	三八	出版「衆神的糧食」及其他作品。
一九〇六年	四〇	出版「慧星的時代」、「吉普斯」及其他作品。
一九〇九年	四三	出版「陶那班蓋」。
一九二〇年	五四	出版「世界文化史大系」。
一九二九年	六三	出版和朱利安哈克斯萊共著之「生命之科學」。
一九三二年	六六	出版「現代世界文明之展望」。
一九三三年	六七	出版「必定來臨的世界之故事」。
一九三六年	七〇	出版短篇集「造成奇蹟的人」。
一九四六年	八〇	八月十三日逝世於倫敦。

附錄二

科學幻想小說之父

維爾奴與威爾斯

維爾奴和威爾斯兩人並稱「科幻小說之父」。前者是法國人，後者是英國人。當威爾斯開始以科幻作者登場時，他被人拿來和維爾奴比較，被稱作「第二個維爾奴」或「英國的維爾奴」。

維爾奴比威爾斯大三十八歲。當威爾斯發表處女作「時間機器」時，維爾奴已經發表「環遊月球」、「海底旅行」、「地底旅行」等名著數十本，被認爲世界性的大作家。

但是，威爾斯對於自己被稱作「第二個維爾奴」或「英國的維爾奴」非常不高興，因爲他自信自己所寫的科幻小說和維爾奴的作品完全不同，有獨特的風格和內容。而維爾奴也不太願意認可威爾斯。當威爾斯的「月球最初的人」發表時，維爾奴在報刋上諷刺地寫道：

「我的作品和威爾斯的作品寫作態度完全不同。我寫得很科學，他却半開玩笑地寫。譬如要去月球，我會根據物理學，使用巨大的大砲射出砲彈，但是威爾斯會任意發明物理學，使用不顧重力法則的金屬飛去。這也很好，不過，如果眞有這樣的東西，我倒想看看。」

威爾斯並不認輸，他反擊道：

「我的科幻小說和維爾奴的預言小說完全不同。維爾奴喜歡讓可能實現的東西登場，寫那個時候的預言。我的作品却不是爲這樣的目的而寫，故事背後的思想才是重要的。」

這的確清楚地道出了威爾斯和維爾奴的科幻小說的差異。維爾奴儘可能根據科學上已知的法則來幻想——威爾斯却享受着更自由、更大胆——但却合乎理由的幻想。

構想之王

威爾斯對於科幻小說非常重要的構想可以說幾乎全部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威爾斯的處女作「時間機器」已經非常有名，幾乎無人不知。威爾斯將時間當作接着縱、橫、高的第四空間（次元）捕捉，想出只要比光運動得更快，就能在這第四次元中移動的架空理論。依照這個原理運動的時間旅行用機器——就是時間機器了。在這本書裡他又使用了這樣一個構想——就是人類因爲文明極端發達的結果滅亡而返回原始時代。

在極其有名的「星際戰爭」一書裡，他使用的構想是在別的行星上有比地球人智能更高的生物，這些生物以强而有力的武器侵略地球。由於這本書，人們首次深刻地體味到地球或許可能受到來自外太空的侵略的恐怖。這本書裡火星人使用的殺人光線和强烈毒氣，作爲未來的武器，有非常動人的力量。

「月球上最初的人」一書裡叫做「凱巴立特」的合金是能夠遮斷重力的特殊發明——維爾奴說這是不顧重力法則的發明。的確，以現今的科學來說，不可能有這種物質——但是在「重力」的眞面目尚未明白的時候，這實在是一個劃時代的幻想。

此外，威爾斯創造了各種各樣極優秀的構想。例如：把動物改造成人的動物人，使動物和人巨大化變成怪獸或超級人的葯品、刺激人的神經使人的行動迅速幾百倍的葯品、食人植物、有知能的螞蟻大群、活到現代的傳說的怪鳥、人工合成的鑽石、能映出遙遠的太空彼方的超次元電視機、從身體裡只抽出意識移植到另一身體的手術等等——如果詳細列擧，還有太多太多。

也就是說，以後的科幻作家使用的種種構想都是威爾斯七、八十年前想好的。

H・G・威爾斯出生於貧窮的家庭，從少年時代起就不能不在西裝店、葯店、乾菜店等各種商店當學徒，但是在這期間他並沒有放棄當科學家的願望，而勤奮學習。結果，他獲得獎學金進入大學，研究他所喜歡的生物學，以優等成績畢業。假如一路順利，威爾斯或許會以生物學家留名。可是威爾斯又遭到了不幸。因爲過份用功，損害了健康，不得不住入醫院。

但是，威爾斯堅持到底，不肯向不幸的命運低頭。他在療養中更加用功，開始寫了科學報導和小說。

於是，威爾斯的才能終於被承認了。他寫的科學報導開始在著名的雜誌刋載——一八九五年，二十九歲時寫的科幻小說「時間機器」使他一躍而成爲公認的優秀科幻作家。

以後，如載於前面的年譜所記，繼續發表了被後人稱作「古典科幻小說」的傑作，和法國的維爾奴共同被尊爲「科幻小說之父」。

星際戰爭

牧童少年文庫 15

編譯者：徐漢斌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台北市興隆路一段184巷2弄3號

郵政劃撥台北第18705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行人：姜紫燕

每冊定價：新臺幣30元

初版：中華民國66年11月30日

再版：中華民國67年8月20日

P 2000878　　S 4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科幻故事

牧童出版社

星際戰爭

人類是萬物之靈，一向自詡極高。但是，當另一種智能比地球人更高的生物出現時，人類將如何面對這種改變？當這些生物以超強武器侵略地球時，人類又將如何迎擊來自外太空的強敵呢？

「科幻小說之父」威爾斯以他豐富的想像力，創寫「星際戰爭」。這個劃時代的幻想，將帶你走入科學奇境，享受人類智慧的巧奪天工。